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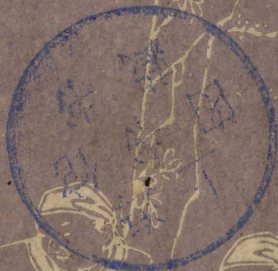
楓

菱

渡

續集

長篇技擊小說 · 鄭證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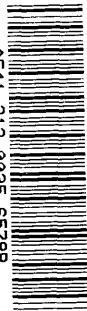
鄭證因著

楓
菱
渡

續集

上海正華書店印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S41 212 0035 65788

51627

楓 菱 渡

(集 續)

目 次

-
- 第一章 絕技懲兇供實情……………一
- 第二章 遭挫折太湖求援……………一六
- 第三章 鷓巢鳩佔成彙志……………三〇
- 第四章 誇富惡奴遭慘報……………四八
- 第五章 飾恥被護逞毒謀……………五八

長篇武俠小說
楓菱渡

續集

鄭證因著

第一章 絕技懲兇供實情

上集敘至粉面閻王文廷玉暗助呂佩玉，把衆賊殺死，活捉凶僧和陸老二，用南華派大擒拿點穴法，點得二人四肢不能動彈，有口不能說話，直僵僵的倒在船板上。當時文廷玉一看，天色不早，不知董翁等四人吓得怎樣情形，忙叫佩玉進艙去慰問董翁，並且捉到的兩個活口，也要趕緊的叫董翁審問，佩玉便走到艙門外，用手敲門。

原來這天夜裏，筠姑睡得沉酣，陡被廝殺呼號之聲驚醒，燈已吹滅，摸了摸榻外邊，已無佩玉蹤影，只聽得艙外船板登登的響成了一片，像有無數的人在船上來回跳躍，震得船身都搖晃蕩漾起來，接着就聽得喊叫聲，和呼痛慘嚎，兵刃交觸等聲音，交響並作，愈來愈厲，不時還夾雜着重物倒地，和落水的響聲，情知來了無數的賊人，在和佩玉廝殺狠鬥，吓得筠姑渾身戰栗個不住，急忙強自掙扎，爬將起來，披上衣服，摸着黑，連跌帶滾，跑到了外間董翁艙去。這時董翁董媪捨兒，也都早被殺聲驚醒，聽得外面這般凶狠死拚，替佩玉想，恐怕他獨身無助，戰不過衆賊，又怕賊人打進艙來，自己一家人性命，全是死數，筠姑這一進來，可憐一家四口人，吓得攤

抱成了一團，各人的心，都快跳到口裏來了，連氣也不敢出，不知熬了多少時候，外面的動靜，逐漸低微，呻吟呼痛的聲音，也沉寂了下去，又聽得有重物拋入湖裏的聲音，連連不止。隨着聽得有兩個人在問答說話，彷彿聽出內中有一個人，口音像是佩玉，董翁猜想着必是佩玉已獲勝利，心裏剛剛略爲放寬，正當此際，猛聽得有人叫喊敲門，這一下子，四個人又吓的抖成了一團，倒是筠姑年幼耳尖，聽出口音是佩玉叫門，遂低聲說道：「爹娘快不要害怕，是姊姊在外面叫門呢！待我去開吧」。說畢便由床跳起，爬在門縫往外一瞧，看清正是佩玉站在門外，不由大喜，慌忙拔下門門，把門開了。

呂佩玉走進船艙，一眼看到棄官退林的董太僕董延瓚，一家四個人的面色，全都焦黃如蠟，嘴唇發白，沒有絲毫血色，知道他們吃驚不小，便大聲問道：「老伯！伯母！受驚了吧？」董翁董媪這大的年歲，受驚過度，神智已昏，急切間竟說不出話來，待了好半晌，方纔漸漸安定。這時佩玉，却早和筠姑一五一十的，把夜間殺賊的情狀，詳細述說了一遍，又說如不虧了文廷玉相助，殺盡賊人，不但大家性命不保，便是自己以孤掌來抗羣賊，也定遭毒手無疑。董翁夫婦聽了，感激得流淚不止。董媪嘴裏祇有念佛。佩玉便將文廷玉請進艙來，董翁夫婦，那還說得出甚麼感恩戴德的話來，竟是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向佩玉廷玉叩頭，叩得如同搗蒜一般，筠姑捨兒，也跟着跪在爸爸身後，亂磕不已。呂佩玉文廷玉二人吃一驚，急忙頂禮相還，連聲說道：「豈有

「此理，豈有此理！這不是折殺我們了嗎？」兩人還過了禮，立起身來，一人一個，將董翁夫婦攙扶了起來，攙扶着按在床邊坐下，當時佩玉慌忙說道：「我們不要說旁的閑話了，現在外面還放着兩個活口，少時船戶們都起來了，看見有好多的不便，不如把他們弄進來，審問出緣由口供，好作處置！」佩玉話未說畢，文廷玉早已走出艙去，將二個賊人夾進艙裏，放在地下。這時兇僧和陸老二兩人，都被廷玉點了啞穴道，圓睜着大眼，不能出聲動轉，那兇僧砍掉了一隻右臂，滿身血跡模糊，面色灰綠，瞪着一雙大如鷄卵的怪眼，盯着廷玉，滿口擦牙，吱吱咬得山響，那種猙獰凶厲的樣子，兀如惡鬼。

粉面閻王文廷玉知道兇僧怨毒刺骨，恨不得生嚼了自己，再看那姓陸的賊人，却是眼含淚珠，望着廷玉，嘴皮亂動，只苦於不能出聲說話，神情十分急苦，滿臉乞哀之色，遂向董翁說道：「老先生，可以審問審問這兩個賊人，前次在鮎魚口行刺，這回聚聚來此搶劫，都是受了甚麼人的主使！他要是肯實說，我自有好法子收拾他」。說畢，一俯身，伸出中指，向二賊的肋下點了兩下，開了啞穴，只點麻穴，手足雖然不能動轉，却已能够出聲說話，董翁讓廷玉在上首椅子上坐下道：「文相公且請坐下歇息歇息，待老朽來慢慢的問他們」。說到這回身指着地下的兇僧，正色說道：「和尚，我和你素不相識，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你又是個世外之人，爲什麼不務清修，前者在鮎魚口，半夜裏來行刺，被呂小姐把你趕走，還受了一箭之傷，居然不知道改悔，

這國又領着一夥賊人，二次前來環繞，究竟你是受了甚麼人的教唆主使？快快的據實供了出來，我念你是個出家人，三寶弟子，必然替你懇求，求文相公饒恕了你，決不傷害你的性命」。那凶僧不待董翁說畢，兩隻怪眼一翻，凶光四射，咬牙大聲罵道：「老狗才，趁早閉着你的鳥嘴，少說廢話，姓文的你這狠賊，佛爺不幸，被你擒住，你要曉事的，趕快來個爽利，把佛爺殺了，倒落個好小子，要像這老狗才，用花言巧語的哄騙佛爺，今生休想，佛爺今生不能吃你的肉，死了做鬼，也要捉你的魂」！說畢，接着又破口祖宗八代的亂罵，污穢不堪入耳。筠姑和乃母董媪，幾會見過這等凶厲之狀，早吓得帶着拾兒躲進裏艙去了。

粉面閻王文廷玉，知道凶僧傷重，疼苦難禁，有意的辱罵，好激得自己怒發性起，一寶劍把他殺死，免得挨延時候，多受活罪，便呵呵冷笑道：「你打算罵得我急了，就可以快快的把你殺了，少受罪麼？我却偏不中你的道兒，趁早把實話供出，就是你的便宜，不然時管教你求死不得」。這時那個姓陸的賊人，却哀聲哭求道：「文大爺！我可沒敢罵你老人家呀，請你老人家看在我的哥哥面子上，饒恕了我這條狗命吧」。跟着又向兇僧說道：「文大爺既叫你說實話，你就快快說了吧，這位老人家，不是允許替你懇求文大爺，饒恕你的性命麼」！那凶僧怒喝道：「陸老二，你這膿包，真是貪生怕死的鼠輩，江湖上人的眼，都叫你現靈了」，凶僧損罵過了同夥，又接聲大罵道：「姓文的忘八蛋，你以為佛爺不死，熬不住痛苦，就得向你說實話麼？你那是瞎了

心做你娘的夢呢！你不殺我，只要有這口氣在，便胡罵你不休」。廷玉蹙眉一皺，哈哈大笑道：「這點痛苦，我知道你受得了，熬得住，來呀！我叫你嘗嘗我的」，說着倏的起立，走到凶僧身旁，伸出兩隻手指，立時彎彎一錯，右手向下穿出，微一俯身，駢中食兩指，向兇僧後背關元穴上，輕輕的只是一點，這是武林中絕技，爲南華派內功最利害的手法，名爲「銷骨鑠筋大擒拿法」，非得氣功練到了，爐火純青之候，不能有這造詣，只要手一點中關元穴，那一股內功百練出來的勁氣，順着穴道，穿行周身，三百六十六個骨節，及所有血管，無處不到，直如滾油澆身，利鏃穿骨，那一種痛苦，真非筆墨所可形容出來，外面雖是無形，瞧不出絲毫傷痕來，却比凌遲碎剮，還要難受萬分，任他怎樣精壯強碩，善於熬刑的強盜，也不能忍受，端的毒惡慘酷，無可比倫，這擒拿手法，和其他點穴之法，更是迥不相同，那點穴法，即使點的是死穴，當時尙能有方法解救，這南華派之銷骨鑠筋點穴手，却不然了，只要一被點上，三天之內，渾身筋骨，漸漸全壞，軟癱如泥。

文廷玉雖然是嫉惡如仇，殺賊如草，却都是一劍揮之，立即了却，從來不肯像一般人，捉住賊人，故意先不殺死，加以種種苦毒的非刑，凌虐拷打，使他不死不活，多受痛苦，他常對人言，我輩俠士劍客，誅殺惡人，爲的是不叫他活在世間上再爲好人之害，那麼痛快的給他一劍，絕了他性命就是了，如若毒刑酷法，收拾到求死不得，以爲解恨快心，那便失去了快義的身分了。

廷玉的見解是如此，這次實是那凶僧把廷玉辱罵得氣惱到了極處，遂用這從來沒肯使用過的，銷骨鑠筋的大擒拿法，來收拾他，當時廷玉運用真氣，照着凶僧背後關元穴，只輕輕點去，這般施爲，不特董翁是個文人，見了不解何意，便連佩玉內功這般深純的人，也不明白他這手，是怎麼回事，因爲武當南華兩派的內功，本是不同，在武當派點穴的手法之中，並沒有這一着，佩玉如何能够了解呢，正是在奇怪，怔怔的站在一旁，觀看究竟，猛聽得那凶僧狂嘶了一聲，同時那張青森森的醜臉，霎時變得比紙還白，雙目上插，兩腿一伸，身軀在地下打了一個挺，便即昏死了過去。

文廷玉微微一笑道：「我以爲這賊和尚有多凶哩，原來也是不濟事的，且緩他一緩」。說着又駢兩指，向兇僧後腰間點了一下，把真氣運了回來，待了半晌，那凶僧才悠悠醒轉，覺得五體百骸，直如滾油順着骨縫中溜煎了一過，又如利鏃穿行了一周，奇痛至苦，比砍掉那隻胳膊下來，至少要加百倍，那兇僧那裏還能够強忍得住，和殺豬也似哼叫個不已，半天，方才略止痛楚。廷玉哈哈大笑，指着凶僧喝道：「我當你有怎樣的凶狠，原來也是這麼個膿包！連我兩個手指頭都禁受不住，還充甚麼硬漢子？你姓甚麼，叫甚麼？到這裏來行刺劫船，是受甚麼人的主使？和董老爺有甚麼仇隙，趁早把實話，都一一供認出來，免得吃苦，你如再不說實話，我便又要動手了，剛才這是給你一個信，叫你略嘗滋味，這次管叫你求死都不能了。」說着伸出指頭，又要

點去。

那兇僧既被砍掉胳膊，又受這銷骨鑠筋之刑，如若換個常人，早就絕氣沒命了，因為他練過混元一天氣功，點的又非致命之處，急切之間，氣不能絕，那得死去，此外又多受了無窮的驚怖痛苦，身體又被廷玉早點了麻穴，制住不能動轉，不是這樣，他早已跳湖自殺了。他辱罵廷玉，原為想激得廷玉性發，一劍把他了結，不料廷玉這等厲害，弄得求死都不可得，痛入骨髓，情知再不說實話，必有更利害的痛苦給自己受，吓得渾身亂顫，聲嘶力竭，勉強提氣，慘然說道：「罷罷罷，我算認栽了，我說我說，只求你給我一個痛快，一劍把我殺了，不要把零碎罪給我受」。

楓 菱 渡

。延玉喝道：「快說快說。」凶僧語不成聲，半天一句的將以往真情說了出來。

原來這兇僧，法名禪靜，俗家姓王，從十五歲時，就投到嵩山少林寺落髮，拜在石頭陀照空門下為徒，只為十年前，和他師兄禪悟犯了沙門戒律，被掌教方丈逐出門牆，他師兄弟兩人，天生來的凶暴嗜殺，兩人自被掌教方丈逐出門牆，更自恣意橫行，禪悟仗着一身武功，竟投入京城奸相鼈拜門下，明面是菩提寺方丈，實則是替鼈拜策劃殺人的勾當。這禪靜和尚，便在江湖上行劫打搶，他善使一支鐵杖，橫行江湖無敵手，江湖上全叫他為鐵杖僧，後來少華山的匪首，金頭太歲陳煥章，見禪靜武藝高強，約他入夥，同為寨主，禪靜便跟着陳煥章和一羣盜黨，四出搶掠，坐地分贓，在二年前，少華山賊寨，被官軍剿滅，陳煥章一干盜黨，全被捕擒伏法，禪靜仗着

功夫精純，微倖逃脫了性命，不敢再在河南地方逗留，便逃奔京城善提寺，他師兄禪悟的廟裏去掛單匿跡，這時的禪悟和尚，在京城，倚着齋拜的勢力，已很有名頭，和一般大官府顯宦富紳們，時常來往，與權相齋拜，交情更是密切，齋拜的府第裏，有幾個護院的武師，都是禪悟薦進去的，大半是在江湖上失風亡命的盜寇，齋拜所行不義，每逢有挾仇報復，殺人滅口的事，便和禪悟密謀，由禪悟代齋拜策劃出主意，買出刺客去辦，這一天禪悟向禪靜說道：「你住在廟裏已二年了，既不會禪誦，講經說法，更是不行，不能和一班有身分的闊人談論交結，我雖是要抬舉你，混出點兒聲名來，也沒辦法，住在京城裏，永無出頭的日子，現在有一個機會在此，人家託我辦一件事情，我想命你去辦，你如果能辦好了，便有人給你出錢，修造一所廟宇，布施你去當住持，你如能辦到了，一生的受用，便可以不愁！不過事情有些冒險，但不知你願意去不願意？」禪靜聽了，不由的大喜，立時答道：「有這等好事，師兄命我去，有甚麼不願意的！何況我住在師兄這裏，除去吃飯，便是睡覺，一點也不能幫師兄的忙，師兄有事，命我去做，正應當效勞，更說不到甚麼報酬的話，只請師兄指示吩咐！莫說有些冒險，便是赴湯蹈火，也所不辭，強盜，我都當過了，更何在乎這些」。禪悟點頭笑道：「既是如此，這時且不必說，等明日我帶着你去見一個人，到那裏聽他吩咐，你就怎樣辦好了，禪靜應諾。

次日一早，禪悟便帶領着禪靜，到齋拜府裏去，齋拜當即請到密室會見，禪悟命禪靜合十禮

楓 菱 渡

拜，向齋拜行禮，禮畢，讓坐之後，禪悟便指着禪靜說道：「這是貧僧的師弟禪靜，特帶他來見見中堂，前些日子，中堂所說的那件事情，可以命禪靜去辦，他的本領武藝，很是不弱，做那件事情，最爲合宜，貧僧敢担保他準可手到成功，而且爲人機警慎重，決不會張揚洩露，就是萬一事故不成，被人捉住了，貧僧也敢保他能够一身承當，雖弄到官府裏去，用毒刑重法來拷問他，他也能忍受，不會言語露出真情來的，中堂儘可以放心，如有一分的靠不住，貧僧也不敢舉薦他給中堂」，齋拜聽了，十分高興，點頭說道：「既然是大師傅的令師弟，本領性情，當然知道得很深，不會有錯，那麼就請這位師傅去辛苦一趟吧！事成之後，不吝重謝，決定撥付五千兩銀子，修蓋一所寺院，奉送酬勞就是」。禪悟聞言，便向禪靜示意道：「你還不快謝謝中堂的厚賞麼？」禪靜慌忙起立，合掌行禮道：「中堂的事情，小僧應當效勞的，怎麼做法，只請中堂吩咐就是了！」齋拜向禪悟問道：「怎麼，難道大師傅還沒有和令師弟說過麼？」禪悟答道：「貧僧因爲不知道中堂能够放心教他去辦不能，恐怕事先洩露了機密不妥，所以一切還沒有告訴他」，齋拜哈哈大笑道：「大師傅，你真過於的謹慎了，由這一件看來，足證平日處事慎重，無怪乎一般人都信仰你是個善知識了，師兄如此，師弟可知，這件事託付令師弟去做，我更沒有甚麼不放心的處了，我就和令師弟詳細說了吧！」說到這裏，轉首向禪靜說道：「朝中有一個奸臣，姓董名廷瓚，做太僕寺正卿的官兒，和我作定了硬對頭，屢次的上摺子參我，在皇上面前，進獻讒言毀

誘我，想把我的官職參掉，那知皇上聖明，察出他認罔不實，不但不准，反倒受了申斥，他羞慚難當，知道自己這般行爲，在朝中立不住，只得告老辭官，臨行之前，又上了一道奏摺，說是我怎樣不法，簡直說謀叛的心都有，你們試想？如果皇上不明白，要拿他的話當了真的，我得抄家入獄，弄不好還許連九族都保不住，這老兒的居心，可謂陰險狠毒已極，我與他有何仇恨，竟下這樣毒手，這種人留在世上，天理都不能容他，我實在氣憤，要知道他活着，早晚也是我的禍害，所以想了一件計策，趁着他告老回籍，派人在路上埋伏，刺死了他，以絕後患，苦於找不到有能爲的人，我和令師兄商量辦法，令師兄才將大師傅舉薦了來，我想那老兒，素來自命不凡，矯情立異，決不會僱用甚麼鏢師武士，保着他一路同行的，下手刺他，必不費力，只有打聽清楚了，他行程之地，估計好了時刻，在前途僻靜之處，伺察等候，便可一舉成功，何況大師傅，又有一身能爲武藝，殺他更如探囊取物一般，不知大師傅以爲如何？

禪靜聽了暗自匿笑，心裏暗忖，還以爲是怎樣難辦的一件事情，敢情是這一點兒小事，殺一個孱弱不濟的老頭子，那還不是手到成功，既費不着一些力氣，更沒絲毫危險可慮，還可得着萬金的重賞，似這般便宜輕鬆的事兒，竟然叫我遇上，這不是該我走紅運麼！他想着不由得高興萬分，便向鼇拜答道：「這是不費吹灰之力，中堂交給小僧去辦就是，一個月之內交差，中堂如不憑信，便將那老兒的首級帶回呈驗」，鼇拜聽了十分喜悅，欣然道：「如此很好，就請大師傅辛

苦一輪吧，昨天我派家人得祿，去探聽那老兒動身的日子，今天早上據家人得祿報告，說是他到宣武門外椿樹二條胡同，那老兒的住所鄰近，幾家雜貨舖小茶館裏面，打探出來的，知道那老兒是江蘇高郵州人，此行回歸原籍，大師傅可以先行出京，在他前途必經的僻靜處所，守候等待他船隻到來動手，最爲穩安。總而言之，事情要做得嚴密，不要露出形跡來才好」。禪靜連聲應道：「小僧理會得，中堂你只管放心吧，這一條水路，是南北通行的大道，小僧當年往來江湖，走過了多少次數，地理非常的熟悉，明天小僧便即動身，在那常有綠林出沒，船隻非停泊不可的地方，等候他的船來了，在夜間上去，將他刺死，就便搶掠些金銀，這樣做法爲的是他家裏的人，事後到當地官府報案，也必然認作是強盜行劫，決不會疑心到有旁的情形了」。鼈拜大喜，連聲笑道：「甚好甚好，就是這樣辦吧，我先叫帳房給拿三百兩銀子，作爲盤費，事成回京，再圖重謝」！禪靜連聲應諾，鼈拜便喚家人進來，吩咐他到前面帳房裏，取來了三百兩銀子，當時交給禪靜，禪靜接過，便欲起身告辭，禪悟道：「且慢！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情呢，我且問你，你可會認識那董老兒的面貌」？這一句話，把禪靜問住了，閉口無言，愕在一旁，半晌才答道：「這個也沒甚麼要緊，他是一個官兒，船上一定插有旗幟，寫着官衙字樣，和民船決不相同，入目可辨，我難道還看不出來麼，況且船上除了他家眷僕婢，只檢老頭有鬚子的去殺，那能有錯」，禪悟哈哈笑道：「你既不會見過那老兒，黑夜之間，前去行刺，倘若殺錯了人，不但徒勞無功，而且

打草驚蛇，把事弄破，十分不妥，你如認準了人，萬無一失」，禪靜道：「那麼只有明天，我去到他所住的胡同裏面，裝作遊方化緣的僧人，等待他出門，記住了他的相貌，再不然，便在今天夜裏，我去到他家裏去，暗地裏偷窺一番，也可看清他的面容，師兄你道如何？」禪靜點頭道：「祇好如此」，這時鼈拜搖言道：「這個似乎不大穩便，大師僧形狀舉止，不甚像出家人，到胡同裏徘徊等待，叫人看得異樣，如被那老兒看見，必落疑慮，夜間前往窺覷，也太費事，不如這樣辦，我的家人得祿，時常跟着我，出門拜客，見過那老兒多次，面貌認得很清楚，我派他和大師傅，一道兒出京，去做眼綫，到時大師傅只聽他的指示，誰是那老兒，認準了之後，再行下手，不也一樣麼？得祿很是機警，做這等事，決無不妥」。禪靜想了想道：「這樣辦再好沒有了」。鼈拜便將得祿喚了進來，把這件事和得祿說知，吩咐他和禪靜一道同行，得祿領諾。

當夜禪靜師兄弟兩人，一同住在府裏，沒回廟裏去，次日一早禪靜辭別了鼈拜，便和得祿同行出府，先回菩提寺，取了鐵杖戒刀，帶了包裹銀兩，雇車奔赴通州，搭船南下，走了幾日，到了直隸山東兩交界的地方，一處臨河村鎮，地名喚作鮎魚口的地方，最為衝要，往來南北的船隻，大半都在那裏停泊過夜，否則錯過了鮎魚口，便須再走一百二十里水程，才有鄉鎮碼頭，可以停歇。禪靜算計着在這地方等待船來，十拿九穩，而且距離縣城僻遠，衙門裏捕役做工的，平常耳目所不及，心裏暗想：「在此處行刺作案，是再好沒有，刺死了那童老兒，便即遠颺，他家裏

楓 菱 渡

人到縣城裏去報案，請求緝捕凶手，來回就得三天的功夫，那時我早已跑到百里開外了，任他有天大的本領，能爲的衙役捕快們，也無法追蹤緝捕。禪靜主意打定，便和得祿商量，他也十分贊成，於是倆個伴爲素不相識的模樣，分頭走開，各人在岸邊上，尋了一家茶飯舖住下，好遮掩行跡，不爲外人窺破，約定每天由早起直到天黑，由得祿在河邊守候董老兒的船隻到來，晷刻不離，有時坐在茶棚喝茶，有時在隄岸上散步徘徊，裝作赴約會候人的光景。

禪靜坐在一棵柳樹之下，口誦佛號，手敲木魚，裝作化緣行腳的僧人，並且定好了暗號，一俟董翁的船隻到來，得祿便向禪靜身旁走過，送信示意，董翁如走出艙來，得祿便站住不動，好叫禪靜見了，便可以知道那人便是董翁，如此認清楚了相貌，再去下手行刺，便不致有差錯了。從那一天起，兩人便如此整日裏在岸邊兒守候，每天來往船隻很多，一一留神細視，約摸有三四天功夫，這一天傍晚，得祿禪靜二人，看見了有一隻大民船來此停泊，船頭上插着董宅雇用字樣的小紅旗幟，看那船吃水却不甚深，內中裝載沒有多少金銀財物，禪靜暗忖道：董老兒做這樣大的官，多半輩子了，積聚的金銀，必然不在少數，怎麼船上，竟這等空虛，恐怕這隻船，未必是他吧？心裏正在起疑，得祿已向他面前走來，才不知誤，更知道這董老兒定是清廉一生，不是貪財的賊官，如果是好官，我殺了他，豈不是冤枉，有傷天理，只是爲了貪圖那萬金重賞，在蠶中堂面前，自告奮勇而來，他好也罷，奸險也罷，那顧得了那些，不殺他如何交代蠶中堂，領取他

的厚賜呢，即便有傷天理，殺錯了官，也只是一回，以後洗手，不開殺戒也就是了。

禪靜正在心口相商，只見船窗裏，站着有一位老年人，又瞥見得祿也站住了脚，暗向自己示意，禪靜才知這便是董官兒，留神細看老兒氣宇舉止，却不像齋中堂所說那樣壞的人，而且滿臉顯露出忠直慈善，明是正人君子，暗想個人有好幾年，不做殺人的勾當了，欲待洗手修身落個善果，如何可以再殺好人，禪靜一線善念甫萌，突又想起那齋拜，萬金重賞來，貪念一起，又把善念剷除得乾乾淨淨，這也是禪靜作惡太多，應該得那慘報，故而如此。當夜禪靜上船行刺，突然由船桅之旁閃出白天在船窗中站立，向他注視的那位姑娘，明知是個硬手，成功無望，不得不拚一下子，又看出她用的是柄寶劍，更自驚心，禪靜使的幸虧是根鐵杖笨傢伙，呂佩玉愛惜寶劍，恐怕損傷鋒銳，不敢用劍招架，被禪靜看出她的禁忌來，心生一計，使用詐語，說她所使的乃是寶杖，又故意硬磕碰，這一來佔了上風，不然時佩玉劍法，如此高強，禪靜要想脫身逃走，那裏能够，就這樣臨逃之時，肩膀上還吃她射中了一枝梅花箭，又多虧了當夜星月無光，岸上十分的黑暗，她沒法跟蹤追趕，才得微倖逃脫，當夜沒命狂奔，一口氣都不敢歇，跑出了有幾里地，到了一處松林之中，才敢住脚，聽了聽後面，並沒人追趕，方才放心大胆，找了塊石頭坐下，一面喘氣，一面思量道：這條命算是保住了，眼看手到成功一件事，那知竟會碰在硬碴兒上，似此還有甚麼臉面轉回京城，去見我師兄和齋中堂呢，即便覷臉回去，又用甚麼言語，交代他們呢，事先

楓 菱 渡

已經把話說得那樣滿足，結果竟敗在一個小姑娘之手，如向人前說，羞也得羞死了，越想越是懊惱難過，不覺天光漸漸發亮，想了想，只有回到住處取了包裹，遠走他鄉，尋一處古廟叢林，藏躲避匿，永遠不到京城裏去，不見他們的面，免得取辱，除此別無善策，於是站起來走出松林，跑回寄住的那個小飯舖中，付清了連日膳宿之費，正待背起包裹走路，忽然走近來一個人，正是得祿，只見得祿攔住自己，問道：「師傅你要往那裏去，我剛從河邊上來，看見那隻船上面的人，都已起來了，正在忙着燒火做早飯，水手篙工們，扯蓬理帆，擦洗船板，預備着飯罷起身，並沒甚麼特異的動靜，我覺着奇怪，難道師傅夜間沒有成功麼？想起師傅昨天曾經和我約定，叫我今天在村頭上，那座關王廟裏面等候師傅會面接頭，便跑到那廟裏去尋覓師傅，竟無蹤影，不由納悶着急，才又尋到這裏來的，看師傅這樣子，像是事已辦完，預備要走，怎麼不給我個信？約會我一路同行呢！那個老兒究竟了當了沒有？」

得祿這一番話，把禪靜問了個張口結舌，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得祿瞧出禪靜的神情，越發逼問不已，禪靜無法，只得實話實說，把昨夜行刺未成，遇見少年女子對敵，把梅花箭所傷的一切情形，告訴了得祿，得祿聽了冷笑道：「原來師傅打那女子不過，栽了筋斗，欲待擲下我，自己一走了事哇，北京當然是不打算回去了，不想，我和你是同奉中堂之命，一道兒出來的，事情沒辦成，倒不要緊，連你都沒了影子，我怎生回去交差，跑了你跑不了我，中堂能善饒了我麼？」

我一家老小十幾口呢，全靠着我當差吃飯，你這簡直是成心和我爲難，想要我的命呀！禪靜見得祿變色着急，只得解釋道：「差官老爺，你萬不可誤會，我實在因爲沒有顏面去見中堂，決不成心讓你爲難，你既然是非和我一同回京，沒法交差，那麼我只好拚出丟人現眼，和你一同回京就是了，決不能害你獨自受中堂的罪責」。得祿聞言，方纔怒消氣平，沉吟了半晌，忽然嗤的一聲，笑道：「師傅你因爲那老兒，有個女子保護，沒能得手如願，便認作是栽了觔斗，躲避他處，不敢回京，這般舉動，簡直是沒智謀的呆漢行爲，真是可笑得很，其實這事有甚麼難辦的，你要和我商量，聽我的主意，包管你成功露臉」，禪靜聽了不由大喜，急忙問道：「有甚麼好主意，請快說出來吧」，得祿笑嘻嘻的道：「你不是鬥不過那少年女子麼？須知那女子本領武藝通天澈地，也只是一個人，常言道得好，單拳難敵衆掌，你以一敵一，打不過她，多約幾個能手幫助，難道還勝不過她麼？還有一說，你昨天行刺那老兒，有那女子保護，不能得手，難道他能永遠這樣不離左右麼？日子長的很呢，你甚麼時候，不能動他的手呀！只要破着功夫，覷着機會。趁那女子不在，或是不能分身之際，便可以一刀把那老兒殺死，這都是明擺着的道理，你全不會想，一擊不中，便寒心喪胆的只知道遠躲藏匿，連京城都不敢回去，委實太可笑了」。

第二章 遭挫折太湖求援

楓 菱 渡

禪靜聽了得祿這通話，覺着得祿說的頭頭是道，不由大喜道：「有理有理，就依你的話去辦。」

不過急切之間，從何處去約能手相幫呢？現在他也許開船走了，任是神仙也來不及下手！得祿哈哈笑道：「你真是一個呆人，何必定要在此時此地下手，你只要能對付他，還怕他插翅兒飛上天去不成麼？至不濟他回到江蘇高郵州原籍，你不是一樣的，可以約人找到他家裏去尋他的晦氣麼？禪靜性情本是粗魯，沒有主意的，聽了得祿這一說，歡喜得連聲誇贊道：「你真賽過梁山泊的智多星，無怪乎中堂重用你，說你能幹，會辦事的了，我那有你這些個好主意，你這一說，我倒想起一件事來，就離那董老兒的家鄉高郵不遠，太湖裏面有個蟠龍寨，便是江湖上有名的淮南三十二家寨主聚議所在，為頭的那家寨主名喚彭壽棋，綽號人稱逆鱗龍，他管領三十二寨佔據湖中，方圓百餘里地面，不受官家所管，手下嘍囉幾千名，勢力極大，南北綠林水旱同道，提起無人不仰慕，他的威名，真是稱得起數得着的人物，他和我最為相好，手下衆位寨主，也都和我有交誼，前幾年我來往江湖，路過他那裏進寨去看望他們，必須留我住下，盤桓些時，才肯放我走，自從近幾年來，我遭了拂逆的事情，住在北京菩提寺，銷聲匿影，和一般當年相識的同道們，都斷了往來，和他們諸位，也就不通音問了，不過交情仍在，近年來他們山寨，想必更興旺了。」得祿接言道：「太湖中水寇，勢力非常強大，我也時常聽得人說過，師傅既是和他們相識，何不就去他們寨裏約請幾個能手幫忙呢？那老兒的船，此去正經過太湖，在前途攔住劫殺他，正

是現成，但須極早前去，遲則恐怕他的船已經過去了，這趕不及」，禪師道：「這一層用不着慮，據我揣想，那老兒的船，是走水道正路，由這裏奔江蘇到高郵，船家胆小，知道太湖靠南西一帶，不甚太平，早行晚住，所經行的地方，都是正路，他們決不敢抄近道兒，並且檢那繁盛熱鬧船隻衆多的碼頭，才敢下棹，稍爲僻靜的岸口，決不敢停泊，因此行程就要緩慢，不能快速，我算計他的船，縱然快走，也得半個月的功夫，才能抵達高郵，至於你說叫我去約太湖裏那幫人相助，在前途劫住殺他，我本來也是這麼想，但是轉念想起這裏面有兩層爲難的關係，第一層是我自己混得這般落魄光景，和他們又多少年不見面了，一見就求人相助，實覺無顏，第二層是他們的眼珠子大的狠，平常做買賣不論萬，也得論千，油水少了，他們決看不進眼睛裏去，我看那董老兒的船底，吃水不過一尺餘，必然沒有多少現金銀，他這個窮官，更不會有甚麼值錢的珍寶財物，既然不是有油水的買賣，可怎麼張口和人家去說，求人家幫忙呢！」

得祿哈哈笑道：「師傅也許是和人家沒有甚麼交情，果然有交情的話，朋友彼此患難相助，乃是義不容辭的事，那還在乎落魄不落魄，有油水沒油水這些事情！你不是和我說過，從前在少華山，和金頭太歲陳煥章一道聚義，很是得意，後來因爲少華山，遭了官軍勦捕，陳煥章被捕正法，弟兄們四散，你逃脫出來，才跑到京城逃難的麼？現在我給你出個主意，你見了他們，就以這件事情措詞，就說董老兒，當年在陝西徽州府官，剿滅少華山，殺了金頭太歲陳煥章，便是那

董老兒，帶領官兵所爲，你彼時被他捉住，押解回衙，用毒刑重法，嚴加拷打，將你問成死罪，剋期出斬。幸而事先有幾個朋友，仗義尋牢，將你救了出來，得全性命，沒被斬首，然而少華山的一片基業，全都喪失，你亡命逃到京城，匿跡銷聲，苟延殘喘，每每想起流落失意，到這般光景，全是受了董老兒的大害，日夕切齒圖報復，老沒機會，可以下手，等了這些年，好容易等得那董老兒辭官告老，乘船回鄉，才一路跟了下來，他船停在中途鮎魚口地方，你上船去行刺，不料他船上，雇有兩個鏢師保護，和你動手廝殺，結果你不但沒有得手，反被鏢師射了一梅花箭，險些送了性命，徼倖逃脫，孤身一人，力量單弱，竟不能奈何他，冤仇難報，實在氣憤不出，特來此懇求諸位寨主幫忙，殺了那老兒出了這口怨氣，感激不盡，知道諸位寨主，隨意派遣幾十位弟兄，分乘幾隻快艇，在半道上迎接他的船，大家一齊上去動手，圍困住了，那兩個鏢師，他沒有人保護，便成了囊中之鱈，釜中之魚，不但我的冤仇得報，而且弟兄們，也可不虛此行，他船底外面，看着雖是吃水不深，試想他做了一輩子的州府實缺官兒，告老回家，所有宦囊，當然全都帶在船上，即便沒有多少現金銀，那值錢貴重的珍寶古玩，必然也不在少數，很值下一回手，你照我這樣一說，豈不冠冕堂皇，他們聽得你和那老兒，有這樣的深仇大恨，又聽得船上不無油水可劫。那還能拒絕你不管嗎？只要事情能辦到，就使他們一無所得，白費了一回力氣，你原有吃水不深的那句話，說在前頭，他們也沒得可想的，就是埋怨，反正那老兒已經被你殺死，你的願

望已償，回京有了交代，竟擎着領那萬金之賞，別的也都可以不計了，我出的這個主意，你以為怎麼樣，好是不好？」

禪靜本是個渾噩糊塗，素無謀略的蠢笨武夫，和得祿這般狡獪變詐，詭計多端的，奸壞小人相比，真是一天一地，聽了這番話就喜得拍手亂迸，高興已極，連聲稱贊道：「你真是個活曹操，我只愁着混到這般潦倒地步，沒法子見人，像這般沒什油水的買賣，更沒法子向人家張嘴來說，求人家相助，不想你都有鬼話來遮掩，還能串成一篇自然的大道理，叫人不能不信，主意太高了，我立刻前往蠡龍寨，去見他們，依照你的這話辦了，你和我同走一輪就是，我們抄近道兒走，由這裏逕直奔蠡龍寨，水程不過七八天，便可到達，那時董老兒的船，至快也就剛入太湖，我們約好了人，乘駕快艇，在他前途等着他到來，下手決不誤事，太湖裏水程地理，我都熟悉的很，那董老兒的船赴高郵走的是正途弓背，我們奔蠡龍寨，走的是近道弓弦，怎麼樣也可以趕在他船的前面幾天，你不要發愁來不及了」。得祿大喜道：「如此你準可成功了」。

當時禪靜得祿兩個人，商議已定，揹着行李，來到岸邊，一看不但董老兒的船，早已開去，所有夜間停泊的民船貨船，也都走淨，只賸下十幾隻待人雇用的小滿江紅，和瓜皮艇子，還泊在那裏沒走，那些船夫水手們閒着沒事，都聚在岸邊上茶棚裏，坐在一處，談天說地，一面等候生意，瞧見二人揹負着行李，舉目張望之狀，知道是來了雇主，都紛紛起立延攬生意，圍攏在二人

身邊，七嘴八舌的亂嚷道：「二位客人要雇船麼？上那裏去，我這隻乾淨便宜，長行短道均可以的」，得祿方要答言，禪靜性急，脫口而出的嚷道：「上太湖蟠龍寨，你們誰去」？聲暴氣燥，兀像兇神一般，那些船夫水手那吃這個，只看了二人一眼，鼻孔哼了一聲，都不答話，紛紛作鳥獸散，展眼間走了個乾淨，只賸下兩個年輕的，還站在二人身旁沒走，各閃着兩隻眼睛對二人上下打量個不住，神情十分不遜不尬。得祿早明究竟，禪靜兀自莫名其妙，怪眼圓睜，大聲罵道：「你看這羣烏人，既不算延攬生意，過來問些甚麼？沒等說價，又都滾開了，拿老爺開味，待要討打麼？你這兩個烏孩子，站在這裏可是願意去，怎麼不答話」？那兩個少年船夫，却有一個問道：「二位上蟠龍寨，可是看望朋友去麼」？

得祿何等精靈，早看出那些個船夫是聽說雇往賊寨，吓跑了的，惟獨這兩個少年船夫不走，反問去蟠龍寨何爲，看形狀必是山寨裏來的嘍囉探子，即便不然，他們也必和那裏有關係，恐怕禪靜誤會，連忙答道：「正是上蟠龍寨看望朋友，你們的船，可願意到那裏去麼」？少年船夫笑了笑，答道：「既是二位到那裏去看望朋友，就不是外人，我們把二位送去也可以」，禪靜還不十分明白，插嘴問道：「要多少錢的船脚呢」？少年船夫看了禪靜一眼，笑道：「隨意吧，我們沒有一定價錢」禪靜立刻說道：「怎麼你們打算訛人麼？」得祿怕禪靜誤會弄僵了，急忙接言道：「很好很好，我們有緊急的事情，要趕到那裏去，那隻船是你們的？我們就上去走吧」，得祿

說着又翻眼向禪靜示意，叫他不要多嘴，禪靜雖然還不了解得祿用意，却也不再說甚麼話，當時兩個少年船夫轉身下了堤岸，走在一隻瓜皮艇子之前，解了繩子說了句：「二位請上來吧」。得祿走上了艇子，禪靜只得跟着上去，心裏頗是懷疑得祿，爲何不和船夫議定船價，便坐上去，只爲他示意，不便詢問，兩人進艇坐下，只見艇上另外還有兩個船夫，當時扯帆打槳，便即開行，去了里餘遠近，那少年船夫，一面划着艇子，一面問道：「二位客人，敢是和我家寨主爺相識麼？」得祿道：「正是，這位大師傅和賈寨主們，都是至交好友，因爲有幾年沒會一面了，現在特地前去看望，恰好遇見你們正是寒裏的船，不然時，那些船家，聽得往那裏去，沒有一個敢應的，我們連船都雇不着，還沒法子去哩」。那少年船夫笑道：「也是虛巧了，我們輕易不往外邊來，這回奉了彭大寨主之命，送山東穀城山麻石獅子郭武郭大寨主，回往山東，歸途經過這裏停泊休歇，聽見了二位客人雇船往蠓龍寨，便知和我們寨主爺們有交誼，常人那有到寨裏去的船家聽得蠓龍寨三個字地名，便即頭痛，那個還敢來受雇，我們若不搭載二位走，恐怕永遠也不會雇着船的，這位大師傅不明其意，儘自地嘆，倘如旁邊有那六扇門中人聽見，還要找出麻煩來呢，你老貴姓呀？這位大師傅法號怎麼樣稱呼？」

得祿一一說了，又將自己在北京盤中堂府裏管事，如何有勢力，禪靜如何的和中堂有交情，本領武藝如何的了得，在江翻上如何的有名，昔日在少華山如何的威風，和蠓龍寨逆鱗龍影壽祺

楓 菱 渡

以下的三十二家寨主們，如何的相好，都變本加厲，錦上添花，胡吹瞎捧的說了個不亦樂乎，這下子，把艇子上四個水手全都嚇着，巴結奉承二人不迭，齊聲說道：「原來是二位貴客，小人們失眠了，小人們都是大寨裏吃一份噴囉的口糧，派在這來往接送客人的船隻上，充當水手，差使很是清苦，二位貴客，到寨裏見了彭大寨主，隨意的抬舉小人們幾句，便可以升上一名頭目，月間多支二兩銀子口糧，小人們感恩不盡」。得祿滿口應承道：「可以可以，小事小事，你們都姓甚麼叫甚麼？說出來我好記着，給你們提說」。四個船夫聽了大喜，於是各報姓名，又一齊打躬行禮，向得祿謝過。禪靜看見得祿如此信口胡說，隨便許願，大不為然，却又無法攔阻，一路之上，哄騙的四個船夫，十分相信。四人恭維問候他兩人，比孩子還要孝順些，鷄鴨魚肉，好酒好飯，輪流東道，送將上來請禪靜得祿二人受用，禪靜很是過意不去，得祿却視為分所當然，毫不客氣，大吃大喝，不時還催着他們加力打槳，天色微一發亮，便即開行，日沒深黑，才覓地停泊，四個船夫，整天不歇，勞累得直到天晚，纔能任手休息，一心只盼着他兩人能給自己說好話，升級加錢，個個死心塌地的討好，費力氣使船，還怕來不及，絕無半點怨言怨色，水程因之加快，不到六日功夫，便已抵達了太湖蠡龍寨，淮南三十二家水寇的巢穴，二人下艇，禪靜取出四兩紋銀賞與衆船夫，衆船夫那裏肯受，只說但求二位貴客，在我們寨主面前美言提拔幾句，便沾光不盡了，那敢再領賞賜」，禪靜道：「你們檢少麼」？衆船夫無法才受了，又向他二人打躬謝

了賞，便由那個伶俐點的名叫趙德標的引路，領着二人登岸。

得祿禪靜兩人來到大寨前，抬頭望見江湖上有名的淮南水寇巢穴蟠龍寨，巍峨雄壯，直如大都會地方城池一般，從上到下，足有七八丈高，兩丈多厚，一概用青磚作牆，麻石築基，譙樓高聳，女牆密列，兩扇寬廣丈餘的黑漆寨門鐵裹鋼包，浮鷗獸環，堅重無比，正大敞着，寨上豎着一對大旗杆，上面懸着紅地藍邊的寨旗，上繡着「蟠龍寨」三個黑色宋體字，每字都有桌面大小，在微風中蕩漾飛揚，很是氣勢，站着兩排身着黑色號衣的嘍兵，約有百餘名之多，個個手執刀槍，肅然對立，景象森嚴，如臨大敵，另外還有一個身佩腰刀的頭目帶着。這時趙德標領着二人，直到臨近，囑咐二人止步，只見趙德標由懷內取出腰牌來，走到那佩刀的頭目面前，把腰牌遞過驗看，說道：「這二位是在鮎魚口，搭載我那艇子，前來拜望衆位寨主的，說和衆位寨主爺都是至交好友，費心請進寨給回一聲！」那頭目聽了，點了點頭，看了禪靜得祿一眼，說道：「二位請少候，待我進去回稟郭寨主」，說罷，便轉身進寨門而去。

原來蟠龍寨時常有綠林人過往拜會，寨中規矩有客人來到，照例都由這看守寨門的頭目，進去回稟那把守頭道寨門的寨主，這頭道寨主名叫橫江鐵鎖郭天游，由他出來接待，問清楚了來人的姓名來歷，到此拜會寨中某人之後，再由他本人，或是派人領入寨內，規矩定的極爲嚴厲，比衙署軍營中，還要慎密的多，寨中共有三道寨門，都有寨主帶兵把守，如遇生人進入頭道寨門，

沒有人同着，走到第二道寨門，便卸被看守第二道寨門的嘍囉，盤詰拿下，不能擅越雷池半步，自己寨內的嘍兵，出入都要呈驗牌，以防意外。

當時看守寨門的頭目進寨，見了那看守寨門的橫江鐵鎖郭天游，回稟說：「外面有一僧一俗求見，那僧人名喚禪靜，綽號鐵杖僧，說是和衆位寨主爺，都是多年的舊交好友，特來拜望，不敢擅自放入，啓稟寨主爺示下！」這橫江鐵鎖郭天游，原是江湖上著名的水寇，昔年路過陝西，曾在少華山住過多日，和鐵杖僧禪靜，金頭太歲陳煥章，很爲相得，別後禪靜也會來過蟠龍寨數次，每次來時至少也得留他住過十天半月才走，彼此都是綠林中的渠魁，氣味自然是相投，這回分別之後，足有五六年的光景，沒會見面，聽得他來到拜望，喜悅不勝，忙道：「快請進來！」那頭目聞言，知道果是寨主的好友，那敢怠慢，趕緊跑出寨門，連聲高叫道：「寨主有請！」禪靜笑向得祿道：「你看如何，他們居然沒忘舊日交情，咱們快進去吧！」頭目在前領路，禪靜得祿二人，跟隨進了寨門，走過了一條長可數十丈青石甬道，兩旁俱是看守寨門的嘍兵所居營房，盡頭處正中有一座大廳，兩廊擺着刀槍劍戟，兵器架子，一邊立着四個執械的嘍兵，氣象威武，儼然如同帥府轅門，這座大廳，便是橫江鐵鎖郭天游辦公事和居住之所。

頭目引着二人上了大廳台階，高聲喊了聲：「客來了！」便有兩個便衣僕役模樣的人，走出來，打起了籬子，恭恭敬敬側身讓二人進入廳內，郭天游忙由暖閣中，抱拳拱手，走了出來迎

接，延請兩人入室，坐在上面虎皮交椅之上，自己下首相陪，彼此寒暄客氣了一番，獻茶已畢，禪靜便爲得祿介紹，說是京城相府的差官，自己的好友，兩人因事南來，好幾年沒和諸位相見，特來拜望」，天游便問禪靜道：「師傅在少華山聚義，向來得意，爲何又到京城，這回來爲了何事」？禪靜嘆息着，便將得祿教給他的那番言語，一字不遺的，學說了一遍，又說道：「我落的那般光景，全是受了那姓董的賊官所害，日夕切齒，冤憤填胸，幾年來苦於沒得機會報復，好容易等到了今天，那賊官告老回籍，跟了下來，明知自己人單勢孤，奈何他不得，才暗地裏上船行刺，不幸竟被他船上兩個保鏢看見動起手來，不但沒刺成他，反倒被他射傷了一袖箭，越想越覺怒氣難伸，忽然想起他坐船前途正由這太湖經行，乃是貴寨勢力所及之地，他往高郵插翅也飛不過這裏去的，諸位寨主和我都是多年舊交，如若知道，我和他這層仇恨，決不能坐視不管，所以特來懇求相助，只要派遣幾十位弟兄，架住兩隻快艇，在前途守候攔截他的船隻，不過舉手之勞，便把我的冤仇報了，真再容易沒有，那賊官坐了一輩子的實缺，宦囊都帶在船上，即便現金銀不多，珍寶值錢之物，決不會少，得手之後，我情願一文不取，都給弟兄們作犒勞，請郭大哥和彭寨主大家商量商量，幫我一個忙，替我出了這口怨氣感激不盡」。郭天游聽了很爲不平，嘆息了一聲說道：「原來師傅少華山偌大的一片基業，竟被這個賊官毀了，真是可惱，不必着急，回頭我陪你進去見見彭大哥，及衆家寨主，大家歡聚歡聚，隨便請那位寨主，帶領幾十個弟兄同

楓 菱 渡

你一行便了，還是手到擒來的事，不算個甚麼，我們近來不常到外面做買賣，糧餉一切用度，就以湖裏自己出產的漁稅田賦收入進項來開支，都還有富裕，使不完的，除非是有了大宗油水的賣買，值得當做的才去做，平常的貨船客船，一概放過，看着也不動手，因此弟兄們久閑無事，得不着分潤，每月乾拿口糧而已，巴不得派他們出去做幾號營生，好弄幾文錢外快化化，你這一來，倒照顧了弟兄們，自必高興踴躍前往」。

禪靜大喜，又坐了一會，談了半天閒話，郭天游道：「走！我們進寨去見他們吧」，於是天游引導二人進了內寨，謁見大寨主逆鱗龍彭壽祺。彭壽祺正和手下那班水寇，如海蠻師歐陽本，秃老鷲夏遠，黑鮎魚蘇駟，墨鯢魚蘇駿，水豹子伏昇，孩兒魚商英，水中鷗瞿平，海夜叉嚴玉成，小老鼠劉仁，海螵蛸楊慶，河飄子孫彩，鐵鱷魚陸俊，浪裏浮萍陸英，猪婆龍劉吉，定海針余進，浪裏江豚寶高，混水靈龜祁泰，金色鯉魚胡深，點水蜻蜓康彬，黑忽雷賀樂等二十二家寨主，坐在內殿分金廳上，在大說一氣。橫江鐵鎖郭天游領着兩人進到內寨，大家連忙起身接待，和禪靜彼此歡然道故，禪靜介紹得祿與羣寇施禮相見，讓坐已畢，禪靜把來意如前詳細的述說了一遍，逆鱗龍彭壽祺哈哈大笑道：「我生平最恨的是這類賊官，專門和我們這道中人作對頭，其實他們貪賊枉法，謀財害命，荼毒百姓，蹂躪地方，暴虐狠辣，所行所爲，利害萬倍，無非不操矛弧，而操印筆，不用嘍囉而用兵役罷了，還美其名叫做官兒，所行所爲一切也就變成了官的，王

法不禁，我們殺那奸商惡吏，却奪爲富不仁的貲財，倒要叫做強盜，王法必誅，真是天大的冤枉，我們再不殺他們，世界上更沒有循環天理了，你這點事，不用擱在心上，衆位弟兄誰去領人走一輪？給這個姓董的賊官一個報應。」

當時水中鷗鷺平，海夜又嚴玉成，河颺子孫彬，浪裏浮萍陸英，定海神針余進，豬鬃龍劉吉，金色鯉魚胡深，孩兒魚商英共有八個人，都站起來爭着要前往。禪靜道：「承諸位寨主義氣深重，熱心要幫我的忙，真是感激不盡，但是那賊官的船上，除了兩個鏢腳，贖下的都是孱弱不濟的婦孺，毋庸勞動這多位寨主的大駕，只要有一二位領着幾十個弟兄，同我前去，便可手到成功，海夜又嚴玉成浪裏浮萍陸英，性情最爲躁動喜事，便答道：「既然這樣，讓我們兩個前去開關殺戒吧，好久沒有殺人了，着實悶的慌」。彭壽祺道：「你們二位向來是閒着便要煩悶生病的，這回好不容易有禪靜師傅，帶得買賣來了，就讓你們二位去照顧吧」，嚴陸二賊大喜，摩拳擦掌的站起，便要點帶嚙兵前往，彭壽祺笑道：「何必忙在立刻，二位太沉不着氣了，那賊官坐船是由正路走，算計行程，此時必未入太湖境內，禪靜師傅是抄近道逕直來的，至少也比他要快兩三天，你們二位明天動身，到前途去等待他都嫌太早，着急則甚，他們兩位，遠來不易，我們且備酒，給他們二位接風，大家弟兄暢飲一番」，說畢便吩咐左右速行擺筵。

蟠龍寨飲饌最爲講究，廚下那一天都要開十桌二十桌燕翅席，所用的廚師，都是派人在揚州

蘇州物色挑選來的，飲饌極其精美，咄咄立辦，本來太湖地當衝要，南北往來的綠林同道極多，都和蟠龍寨有交誼，路過沒有不到蟠龍寨拜望的，因此寨中送往迎來，賓客常時不斷，雖是強盜窠巢，較之王公府第，還要闊氣些，飲食起居一切，恐怕京城裏面王公貴人，都沒有他們當強盜的受用快活。當時酒筵擺好在大廳之上，共是三桌，壽祺和一千寨主，分坐在各桌上相陪，開懷暢飲，極醉方休，當夜得祿便住在賓館之內，次晨大家復聚在大廳中談話，海夜又嚴玉成，浪裏浮萍陸英，向禪靜說道：「我們已經準備下了兩隻瓜皮快艇，挑選好了十五名弟兄，本領機變都不是很來得，久慣出去做營生，地理熟悉的，現在已上了艇子，在寨外邊岸上停泊待命呢，咱們事不宜遲就走吧。禪師傅估計這多人，可够用的麼？」禪靜聽了大喜，立時站起身形，連聲說道：「够用了，够用了」，說罷，便向逆鱗彭壽祺等一千人合十作別，連道厚擾。彭壽祺向嚴陸兩人，發話道：「且不要慌，我問你們，可會商量定規好了，此去前往甚麼地方埋伏下樁？在那兒等待那賊官的船隻呢？」彭壽祺這一句話，把海夜又嚴玉成，浪裏浮萍陸英二人問了一個愕怔，半天搖頭答道：「這個却還未曾定規」，說到這裏，迴身向禪靜道：「聽憑禪師傅的指示吧！」禪靜道：「我還當二位寨主有準地方呢」，逆鱗彭壽哈哈大笑道：「却又來，你們連下樁的處所都沒擇定，光急着要趕快走，坐上艇子，奔往何方呢？太湖地面大的很，往高郵去，沿岸可以停泊的地方更多，你們如不選擇好了在他前途扼要之所下樁，必被錯過去」。嚴陸二人齊聲說道

：「依大寨主之見，在他前途何處埋伏下樁才是扼要，不被錯過呢？」彭壽談想了一想道：「入太湖到高郵去的尋常民船，大都是早開晚住，順風每天走一個水程，要走七個水程，共是七天，這七個水程之中，前四個水程，沿途村鎮最密，每隔一二里地，都有可以停泊的碼頭，你拿不停他的船，夜裏停泊在何地，惟獨由第四個到第五個水程，只有一處碼頭，地名喚做楓菱渡，他船非得在那裏停泊不可，是個最扼要的所在，這裏逕直奔那楓菱渡，一氣不停，後日早晨，便可到達，而且那裏上下游一帶，只一里餘之地，湖水又淺，蘆荻叢生，你們可以把艇子划到蘆荻叢中，藏躲埋伏，靜候他的船隻到來，夜間前往下手，這樣做他們連你們從那裏來的，都察覺不出來，恍如天降，那是最妙不過的下樁之所，你們想想這個主意如何？」嚴玉成陸英禪靜三人聽了，不由大喜，一齊拍手高聲叫道：「彭大哥，你的主意真高，我們那兒有這等奇謀妙計！」

第三章 鵲巢鳩佔成篡志

這個逆鱗龍彭壽，本是個瑣漢出身，後來當了鹽梟，他的本領武藝，很為平常，全仗着肚子的機謀權詐，奸狡詭猾，用手段籠絡交結了淮南幾個水寇，起初在一道做些販私劫掠的事情，都是他主謀，大家照樣施行，無往不利，那幫水寇，大半都是渾蠢無智之徒，自然拿他當作了聖人，齊心擁戴他做個首腦，他又善於驅使駕馭，日子久了，勢力在淮南逐漸增大，成爲三十二

楓 菱 渡

家水窪翠鳳的官領。這個蠟龍寨，原先本名叫做象家湖莊，十五年前，這裏尙是姓朱的所有，那姓朱的有千萬之富，在湖裏中心的陸地湖上，（按水中有陸地，名之爲湖，）修造了一片大如城堡的莊宅，聚族而居，湖中方圓數十里水田旱地盡是朱家一姓的產業，不幸被那彭壽祺看中了，處心積慮的，想要謀奪霸佔過來，彼時他的勢力，還不甚大，不敢明目張胆的前去硬幹，於是時常主使他那一班黨羽，到朱家去，一萬八千的明索暗偷，攪得朱家雞犬不寧，那朱家員外，本來是個關大爺，一生只曉得養尊處優，蹲在家裏納福受用，外面的世故人情，一概不通，遇事便沒了主意，那經得起彭壽祺這樣攪鬧，欲待搬家避居他地，却因業廣產饒，不免安土重遷，如不搬走躲避，又着實對於這般萬惡的綠林們，無法奈何，弄得進退不知所可，日夕焦急，想不出一個處置的善策來，於是招集家衆商議應付的辦法；這也該是朱家氣運走盡，當遭奇禍，他家裏請的有幾位門館書啓老夫子，大半都是些頭腦冬烘，屢試不第的秀才，這幾位秀才，當然也都列席會議，這些老夫子之中，有一位年齒較輕的，是位府學廩生，姓王名仁嘉，綽號喚做雙料陳平，他何以得着這樣的一個美諡呢？原來他平素自負着才高智廣，計密謀深，對於同事諸位老夫子，鄙薄不堪，當時他發牢騷說：「恨我不得時，不能展其抱負，漢朝陳平六出奇計，並不怎樣爲奇，我要有他這樣遭際，一樣使的出來，只有比他還強些個的，不看漢書上說，漢高祖被匈奴圍困在白登城內，陳平出了個奇計，匈奴撤圍而去麼？其實他是知道單于的鬪氏，性最嫉忌，故意弄了

這張美人畫像，排在城上，給匈奴大衆觀看，說這是漢家公主，預備嫁給單于和親的，果然闕氏中了他的道兒，恐怕漢家被圍急了，真真的把那人給了單于，奪去他的寵愛，便立刻逼着單于撤兵解圍，放漢高祖出城，後來司馬遷班固作史記漢書，因爲這件事做得太有傷漢朝的體面，不便明白記載出來，才只奇計二字含渾含渾，陳平便沾了大光，千秋萬世，享受那六出奇計的美名兒，這一計既如出吾人，可想而知其他的五計，當然也都和這一計，差不許多，不能形諸筆墨的了，其實像他這樣計策，誰不會出，何奇之有呢？王仁嘉發揮這篇抱負宏論，那些老夫子聽了，有的咋舌，有的腹誹，却無人和他爭論辯駁，自此以後，大家公送給他這個尊徽美謚，叫做雙料陳平。這天大家聽了東家朱員外，把招集大家會議的意旨，說了出來，詢問大家有甚麼好主意，來抵制那幫匪徒攪擾搗亂。大家面面相覷，統沒個計較，惟獨王仁嘉，坐在一旁，睥睨，冷笑，大家瞥見他如此，齊聲說道：「現有雙料陳平王先生在此，定必有高見妙策，東翁只問他就是」，當時朱員外便向王仁嘉說道：「王先生，平日自負是有謀略的，可能替兄弟出個主意麼？」王仁嘉每恨一生沒有機會，能顯示自己的真材奇計，這回遇見東家出了這事，早就打定了一條妙策，預備獻上，先時沒說，是要瞧瞧大家的，及至大家全成了啞子，一籌莫措，不免暗自嗤笑，見諸形色，巴不得東家來領教自己，朱員外這一問，正中下懷，當時冷笑答道：「這原算不得怎樣一件難以處決事情，兄弟我早替東翁想好了一條計策在此哩」：朱員外喜悅不勝道：「王先生既

有妙計，請快說出好辦法！」王仁嘉把臉一綳，正色說道：「我這條計，還有一個名字，叫做象虎禦狼之計，古時有人，家住在深山曠野所在，其地豺狼極多，常常躡入這家的牧場之中，咬殺牛羊牲畜，這人是一位勇士，可以力敵萬夫，手裂犀象，便終日蹲在牧場中看守，有了豺狼到來，便即殺死，那知豺狼太多，饑他費盡了力氣，到了晚間睡覺之後，看守不到之時，豺狼依舊躡入爲害，天天夜裏至少也得咬死十個二十個羊，可是天天白日，至少也得被這人殺死幾個豺狼，殺的自殺，咬的自咬，眼看着牧場牲畜有盡，田野豺狼無窮，這便怎生是好，獨自一個人背着手兒，站在崖邊兒發怔，思來想去，竟自得不到一個善策，來抵制豺狼，不爲牧場牲畜之害，正自出神，突然被羣獸嗥叫之聲驚覺，低頭下視，只見由山上下來了無數豺狼，圍着這人立身所在的山崖，咆哮不已，個個張牙舞爪，作搏噬之狀，向上面撲來，這人大驚，暗忖自己雖然饒有武勇，不懼羣獸傷害，却沒想到數目有這般的多法，累死了自己，也殺他不完，看來牧場中所有牲畜，是無法可以保全的了，正當此際，突又聽得一聲虎嘯，一陣腥風過處，驀地裏由叢林密莽中，跳了出來，一隻斑斕白額的猛虎，那些豺狼見了，一陣慘號，四處亂躡，虎爪撲處，早仰翻了十來個，腹潰腸裂死在一旁，那虎性起，身形一伏長尾一掃，便躡到獸羣之中，又是幾個糜爛在爪牙之下，轉眼之間，虎身過處，儼如狂風捲雪一般，滿地都是豺狼屍體，微倖活着的，都已逃得無影無蹤，這人見此情狀，頓時覺悟，原來他既知道豺狼所懼者是猛虎，便得着了一個象虎禦狼

之計，於是設法擺個陷阱，活捉了一隻老虎，用長鐵鍊子鎖了，飼養在牧場之中，夜間牽出，拴在樹上，豺狼躡進場裏，老虎一見，立即發威大嘯，豺狼震恐，逃避不迭，自此以後，便絕了跡，再不敢來窺伺了，兄弟我這條計策，便是效法這件事」，朱員外聽了，瞠目不解，急聲問道：「王先生你講的這般故事，雖然甚好，却是與我今天商量的這事，又有甚麼關係呢？」王仁嘉笑道：「東翁且不用急，我話還沒說完呢，待我慢慢的說呀，來這裏時常攪鬧，明訛暗竊，纏擾不休的，不都是些流氓土棍，地痞飛賊麼？」朱員外說了聲：「是呀！」王仁嘉道：「東翁你知道有個彭壽祺麼？他在當地很有勢力，手下狐羣狗黨，多的很呢，這些地痞飛賊都畏服他，聽從指揮，彭壽祺好比猛虎一般，那羣匪徒，也就好比豺狼無異，東翁想要抵禦那般豺狼，不來攪擾，我莫若効法我適才說的那段故事，豢養一隻猛虎在家中，那些豺狼，自然也就不敢前來多事了」。

朱員外道：「聽你這意思，莫非是叫我把這彭壽祺請來家中，替我對付那般匪徒麼？」王仁嘉道：「正是此意」，朱員外道：「他和我素無交往，肯來此管我的閒事麼？」王仁嘉笑道：「這有何難，當言道：「有錢使得鬼推磨，東翁只要肯多花錢，便可以把他聘請到家裏來，充當一名護院教師，有他在此，以後無論再有甚麼壞人來生事，也自會抵擋虛付，東翁不就省心了麼！」

朱員外道：「這主意雖然是好，但是一個護院教師，最多的每月不過十來兩銀子，像這樣價錢，恐怕彭壽祺未必肯幹吧？」王仁嘉道：「尋常教師的價錢，自然請他不動，東翁不想每年被那幫

楓 菱 渡

匪徒，連偷帶託的銀子，動以萬數，與其他這樣惡心錢，你如每年破個三千兩千，才不過那數目的十分一二，給彭壽祺倒少得多呢！依我看來，東翁也不用多化，只須每月肯拿出二百兩銀子，彭壽祺必欣然樂就，他被東翁這樣大財勢的人請來當教師，於他名譽體面上，增加何等的光彩，自然要感激圖報，替東翁盡力，防護家室財產，那些匪徒自然聞聲遠避，不敢再來滋生事端了，這便是我所說豸虎襲狼之計，東翁和大家思量思量，可還值得麼？」

朱員外正當一籌莫展之際，聽得王仁嘉說的頭頭是道，曲折盡理，他本來是最無智略的人，那裏思慮得到個中的利害，後來的安危，低頭想了半天，委實想不出比這更好的主意，便向大家問道：「衆位以爲如何？」在座衆人都是些書獃子，遇事則迷理，那有甚麼見解，平日雖然對王仁嘉不和，以爲他太狂妄，這回却都爲仁嘉之言所動，以他的主張爲然，齊聲答道：「東翁就照王先生這條主意，試辦一下也可，好在所費不多，添雇一名護院教師罷了，那姓彭的有用，固然是好，如若沒用，再打別的主意就是」，朱員外見大家一致贊成，更無疑慮，當下議決，當即備了紋銀二百兩，寫了一封聘書，交與王仁嘉，令他面見彭壽祺說項，聘請彭壽祺到來。

次日清早，仁嘉帶了書信銀兩，坐船趕到高郵城外，一個靠湖漁村，地名喚做落茄灣的，那便是彭壽祺的住處，也便是淮南一帶，鹽梟私販，水寇流氓的巢穴，離朱家湖莊，只不過五六十里的水程，天將過午，便即到篷，仁嘉見了彭壽祺，說明來意，壽祺到口的肥肉豈能不吃，聞言

大喜，更不推辭，便即慨諾就聘，當時將紋銀聘書，一齊笑納，仁嘉再三示意，是自己竭力的在朱員外面前舉薦成功，好叫壽祺承情感德，彭壽祺連聲稱謝不已，整備了一桌上好的燕翅酒席，款留仁嘉，飲酒之間王仁嘉述說朱家湖莊，如何常有飛賊流氓，前往生事，偷盜訛索，以後皆須仰仗威力，鎮壓保護，他那裏曉得這夥人正是壽祺主使了去的，彭壽祺聽了，匿笑不置，答道：「請王先生上覆朱員外，容兄弟把家裏的私務，料理料理，三天之後，便即前去府上就館」仁嘉應諾，壽祺又說道：「現在湖面很不太平，聽說是由山東來了好多綠林強寇，潛藏在沿湖一帶，預備下手做營生，王先生，你是個文墨人，對於他們這道上的情形不甚明白的，兄弟我常在外面跑，交往的人那類都有，他這裏頭的事情，却瞞不住兄弟，故而知道的很是清楚，像朱府上這樣財主人家，他們早就惦記上了哩，你剛才所說的流氓飛賊，那倒沒有甚麼要緊，兄弟一到，管保那些個人都老實了，不敢前去滋擾，所怕的便是他們綠林中人，果真要前往搶劫的話，那便連兄弟也沒辦法了」。仁嘉驚問道：「似此怎生是好，朱府上聘請尊駕，不就爲的是保護莊院財產麼？果真有這類事情，尊駕既然知道，總要預先設法院備才是！」壽祺笑道：「王先生你不曉得那幫賊寇的利害，個個武藝超羣，能爲出衆，兄弟雖然也精通拳脚，孤掌難鳴，如何能是那幫人的對手，朱員外家裏還請有別的教師嗎？」仁嘉道：「除了有幾十名莊丁更夫，夜間拿着傢伙，巡視打更，並沒請有教師」，壽祺道：「却又來，倘真有個風吹草動之時，就祇我一個人，和些不

通武藝的更夫們，如何能抵禦的了他們那班悍賊強寇」，仁嘉道：「既是如此，那麼只有告辭朱員外，多多的請幾位教師護院就是了」，壽祺笑道：「先生你這話說的很是容易，辦起來却是難哩」！仁嘉道：「此言怎講」？壽祺道：「先生你以為護院的教師，是容易請的麼？如請那略習拳棒會幾手粗功夫的人，來當教師，倒是容易，試問像這種教師，用他們去抵禦那些武勇絕倫的大盜，是不是以卵敵石，白白的送死，不如不請，還省得葬送那些人性命」，仁嘉不等壽祺詞畢忙接言道：「為甚麼要請這種無用的人，不會請那本領能為出衆的麼」？壽祺大笑道：「先生你真越說越容易，請問本領能為出衆的人，能有多少？就有，也未必肯屈身給人家去當護院的吧」！仁嘉驚道：「若照尊駕這等說來，如果真有歹人強盜去搶劫朱府，怎生是好，尊駕以後既就了朱家的聘，於禮便不應坐視，總要替東家想個防患未然之計才是」，彭壽祺沉吟道：「我雖是聽得外面人有這等傳說，來了一幫綠林，要打朱府上的主意，却也未必便的確，且容我再細細的打聽打聽，如果真實，過日到朱府受聘之後，慢慢的想防範辦法，也是不為遲」。

王仁嘉在朱家就門館有年，禍福相共，聽了壽祺這番言語，甚為憂悶，悒悒無言，那知道壽祺倒有用心，故意兒說給他聽的，兩個人說話之間，已經酒足飯飽，起坐撤席，仁嘉道了厚擾，起身告辭，壽祺恭恭敬敬的送仁嘉到船上，看着開了，方才拱手作別，仁嘉一心惦记壽祺所說的話，回到朱家湖莊，見了朱員外，將壽祺欣然就聘，准於三日後來府就館，並將所談的言語，一

第三章

五十一的，訴說了一遍。朱員外聽了，又喜又怕，喜的是壽祺允當教師，從此有他保護，再不怕那幫匪徒生事攪鬧，怕的是萬一真個有綠林來此行搶，壽祺也沒法抵禦防範，爲之奈何，弄的才去了那塊畏懼匪徒的心事，又添了這塊畏懼強盜的心病，依舊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日夕焦急發愁。過了三天之後，壽祺果然帶了兩個跟人，及隨身行李，來到朱家湖莊，拜見朱員外，就那護院教師的職位，朱員外見那壽祺，生得相貌魁梧，體格雄壯，言談豪爽，氣宇慷慨，甚是喜慰，那裏曉得他包藏禍心，險詐狠毒，請他到家直是開門揖盜，自取奇禍，壽祺又善於逢迎諂媚，不到幾天，便將那毫無世故經驗閱歷的朱員外，連同那些個頭腦冬烘的門館先生們，都奉承恭維的不知所可，無人不把壽祺當作俠肝義胆的英雄烈士，說甚麼便聽甚麼，這一天朱員外和仁嘉壽祺，及諸門館老夫子，大家坐在大廳中談話，仁嘉說道：「彭教師，那天你和我談的，外面傳說着，有甚麼歹人強盜，要來此行搶，我當時很是着急，和你商量防範之計，你又說未必的確，要待打聽真實了，來這裏就館之後，再作主意，我回來向東翁一說，東翁甚爲發怒，不知你可曾打聽過了，是謠言還是真的呢？」壽祺道：「這事聽我幾個朋友說的，他們從前都在綠林道裏混過的，後來洗手不幹了，和綠林中人，全都熟識，那天你走後，我便向他們追問這話是否靠得住，你們究係聽誰人說的，他們也都道不用提兒來，不過新近由山東那面，來了一幫強人，住在沿湖一帶，想要徵養生，却是真的，由此推類，這事卻便是壽管，也屬可慮，試想這真是當地第一首富，

楓 爰 渡

那幫強盜，要做營生，早晚還能放的過這錢麼？」朱員外聽了，大驚道：「還如何是好，那教師，你須替我早作打算呀！」彭壽祺皺眉蹙額，半天才說道：「但願沒有甚麼事故才好，果真要來行搶時，我強煞也只是一個人，惟有拚出這條命去，和他們幹一下子，報答東翁知遇之德便了。」朱員外惶急道：「彭教師，你的朋友是多的，何必定要你一個人拚命呢，不能想法子約會幾位有本領的人，來此幫助你麼？」彭壽祺道：「約人幫助倒沒甚麼不可，須知當言說的好，朝朝做盜，夜夜防賊，這是一件日久天長永遠的事情，曉得強盜甚麼時來呢，勞心費力的，老遠把朋友約了來，叫他住個十天半月尚可，日子久了，各人都有各人的事情，那能長久耽延，不能像我是這裏當教師的，可以在此長住，那麼除了強盜正當他們來的時候來搶，可以幫我的忙，否則有甚麼用呢！」朱員外道：「我現在情願每月多化個幾百兩銀子，彭教師，你可能想法子，給我尋覓幾個有本領能爲的人聘他來此，和你一同當教師，幫忙護院麼？」

彭壽祺聞言，心中大喜，原來他的用意正是擠那朱員外說出這句話來，好把他那羣死黨邪說，弄進朱府來增強勢力，以遂篡奪之計，當時伴作躊躇之狀，沉吟了半晌，方纔答道：「這也未嘗不可，但是須要物色那有點兒真實武功的人，才有用，我的朋友雖然不少，真正有能爲了得的，却祇有數的幾個人，這幾個人之中，有的在遠方，一時沒法子找他來，有的家成業就，衣食有餘，不見得肯出來給人家當教師，東翁且不要着急，容我慢慢仔細的想一想，都是誰人相宜，過

個幾天，我前去聘請了來，也就是了，外面雖然有那風聲，眼前決不要緊的，東翁請放寬心，一切有我担当就是，」朱員外聽了，猶如一塊石頭落地，連聲說：「好好好，有你担当，我還有甚麼不放心的」，果然過了幾天，彭壽祺出了一輪鬥，引來了七八個彪形虎背的大漢，謁見朱員外，說是從某處某處聘請來的，幫同護院教師，姓甚麼叫甚麼，本領武藝，怎樣的高強，都是自己至交好友，管保能忠心，替主家盡死力，保護府上和鐵桶也似的堅固，以後東翁可高枕無憂了。

弟
朱員外聽彭壽祺，說得天花亂墜，又見這羣教師們的模樣，那等強悍雄壯，果和常人不同，不由大喜，着實稱謝了壽祺一番，又誇贊了那羣教師幾句，道了借重，爲表示禮遇優厚，特地命下人騰出外花園一所房子來，給彭壽祺和衆教師居住，一日三餐，酒食豐滿非常，那知彭壽祺狼子野心，早蓄異志，如此一辦，正中他的道兒，剪斷截說，從此招朋引類，不到二年，朱家湖莊的打更梭巡壯丁夫役，以及童僕下人，或由明薦，或係暗投，漸漸的潛更馱易，換的都是壽祺的黨徒，羽翼已成，根深蒂固，勢力牢不可拔了，朱員外等一家人自是尙在鼓裏，只看見自從壽祺來了之後，宵不絕跡，盜竊無蹤，真有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之風。

大家既都感頌彭壽祺之功，且復稱贊王仁嘉之功，如不虧了他給出主意，聘請壽祺來作教師，焉有這等太平歲月，仁嘉也自居功，對待東家和壽祺，每有德色，不料這一日夜間，奇禍突從天降，來了百餘名大盜悍匪，進到朱家湖莊，如入無人之境，彭壽祺和那羣教師，裏應外合，如

同裏中捉鰲也似，把朱員外以下大小男婦數百口，一人一刀，盡數殺死，就連那號稱變料陳平王仁嘉也在死數，無法自脫，大家到死，方悟出是彭壽祺所爲，除了到森羅寶殿，在閻羅天子御前，投遞稟狀，別無辦法，從此朱家湖莊，方圍百餘里，旱地水田，都成了彭壽祺的產業，更名蠡龍寨，大興土木，就在朱氏莊址墓地，修造了一所廣大巍峨，堅固無匹的寨城，圍繞寨城週圍湖水之中，都設有攔湖鐵網，截水輪刀，各種利害的埋伏，以防萬一有官軍前來剿捕，端的金城湯池一般險要，淮南那幫水寇渠魁，見彭壽祺有這等負隅之地，全都誠心推戴彭壽祺作大寨主，爲三十二家的總頭領，四方亡命賊寇，也都以蠡龍寨爲遁逃藪，來此藏身避禍，彭壽祺財勢既足，有的是金銀，便是來者不拒，既收買得寇盜歸心，又想買說官府，使他不和自己爲難，造成了一個奉天承運的強盜頭兒，於是拚出個百八十兩銀子，自揚州知府起，以至寶應高郵的皂役止，都納了各如其量的賄賂，遇着了新到任官兒，以及平常日子地方官府隸役，三節兩壽，都還另外整千整萬的送銀子孝敬，常言道：財可通神，莫說是封建時候的官兒了。

蠡龍寨勢力就由此鞏固，地方官府裝聾作啞，一任他明目張胆，恣意搶劫，無人過問，被害的人家，投遞呈子，到官府控告，從來沒有破案的，至多通令海捕而已，因爲官府從不承認那蠡龍寨，是強盜的高穴，當地沿湖百姓，更是敢怒而不敢言了，不過蠡龍寨却有一樁和其他綠林強盜行爲不同之處，便是除了特有油水的富商巨賈，縱行搶劫而外，尋常的民船貨船，在湖內隨意

通行，決不搶劫，再則是顯宦大官，船隻往來，帶的金銀縱如山積，也不動手，這是何故呢？因為彭壽祺深知凡是顯宦大官，都有權勢的，倘行搶劫，一定不能和地方官府，善罷甘休，準要逼着勒限破案緝賊，如此一來，地方官府，為保全自己紗帽前程計，也不敢貪賊護庇蟠龍寨了，這樣辦正是兩全之策，不使地方官府為難，才得永遠相安，長久不改，這正是彭壽祺狡猾異人的地方，所謂盜亦有道，即此可見。

那彭壽祺本領武藝，比較那些水寇，着實平常的很，全憑着陰謀詭計，出乎衆人之上。得為領袖渠魁，那幫水寇，無不拿他當作聖人，佩服到了極點，交代已畢，且說海夜又嚴玉成，浪裏浮萍陸英，在衆水寇之中，性情最為憨怔渾蠢，心地糊塗，遇事只知蠻幹硬來，拿起就做，爭強好勝，搶在衆人前面去幹，多少年來跟着彭壽祺，在一道兒當頭目，販賣私鹽，所以壽祺深知二人習性，籠絡駕馭，使之俯首貼耳，心悅語服的給自己盡死力，二人也惟壽祺之命是從，叫他們往東，決不能往西，彭壽祺對於太湖沿岸地理最熟，某村某鎮，屬某州某縣管轄，某處距離某地，水程若干里數，地形何如，全都若指諸掌上，這是壽祺獨門的本事，羣賊無一人能及，太湖上下游數百里之地，壽祺都派得有踩盤子的夥計，喬妝改扮為商賈農工，醫卜星相，各色人等的形狀，遊行各處，遇見有油水的買賣，便即飛馳回寨，報告壽祺知道，壽祺認為可做時，便斟酌形狀，於羣賊之中，挑選那可堪勝任的，某人某人為首，率領嘍囉多少，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兒

，怎生埋伏，怎生動手，全都一一預料定了，指示清楚，囑咐明白，儼如親身目覩一般，爲首的賊人，依照着壽祺的話去做，無不順利，如願而歸，決無一次有失，出他預料之外的。

這次彭壽祺命嚴玉成陸英兩人，在楓菱渡下樁埋伏，二人當即拍手稱贊，欣忭踴躍，向禪靜說道：「我們便往那裏去吧，我們彭大哥，料事向來沒有錯的，照他的話去做，包管你成功，」禪靜大喜道：「全仗二位寨主幫忙」，於是三人便向彭壽祺等作別，當時彭壽祺向禪靜說：「禪師，你辦完了事，務必和他們二位回來，如不嫌做寨沒有發展，就請同在一處聚義，你回北京城，不也沒事做麼！」禪靜喜謔，欣然允諾了，便和得祿嚴玉成陸英三人出寨，來在湖岸，只見岸邊停泊的兩隻瓜皮快艇上面，共計有十五名嘍囉，都是身軀偉壯的大漢，望見衆人來了，急忙上前行禮，搭了跳板，請衆人上了艇子，嚴陸二人讓禪靜得祿和自己同乘一隻艇子，進艙坐下後，吩咐留六個嘍囉在這艇子上打糞，餘下的九個嘍囉兵乘坐後面那隻艇子，即刻開行，前往楓菱渡，嘍囉領命，於是兩隻艇子首尾相卸，打槳如飛，順着水道，直駛楓菱渡而去。當時嚴陸二人興高彩烈，向禪靜說道：「我們多少時候，沒有出來做一樁生意，都快悶煞了，難得禪師傳來給我們找事消遣，你看這暗艙裏面，我們叫預備的乾糧，肉脯肉食等物俱全，路上可以免去停泊，上岸買飯就攔時候了，這樣有多爽利，一氣不歇的，便可抵達楓菱渡，這十幾個弟兄，也都是我挑選過的，手底下都很來得，時常跟着我們出去，做生意慣了的，你看這麼多的人，可够用的麼？」

「禪靜連聲說道：『足够了，那輩老兒船上，不過一二個保鏢的，我們去這麼多的人，還對付不了他們麼，上回也實在是我太過於大意了，一來是沒法備他船上有人，二來是我孤身無助，所以不但沒能得手，還險些兒吃了他的大虧，這回有你們二位幫忙，就是不帶弟兄們，也可行了。』」

海夜又嚴玉成哈哈大笑道：「我帶弟兄們去，倒不爲叫他們動手幫助，爲的是得手之後，好叫他們搬運東西，要說僅只有一兩保鏢的，連禪師傳和陸賢弟，都用不着動手，只我一個人，便可以打發了他們，從前，我曾經一個人，劫過永興鏢局子的三隻貨船，這件事提起來，同道裏差不多，全都知道，那三隻貨船，每隻船頭上坐着有一個保鏢的，我一上去，便先砍翻了他一個在水裏，剩下的那兩個，都被鎮嚇住了，把他們的物主，都趕下了船去，只留下了水手，我站在末後的第三隻船上，威嚇着開行，沒費一點事兒，三隻大船滿載的全是布疋乾果等貨物，乖乖的給我運送到寨裏，陸賢弟你是親眼看見的，彭大哥和衆位弟兄，那一個不說這回生意，我做的輕快了當，」浪裏浮萍陸英忙接聲道：「不錯不錯，嚴大哥那一回，你可真露了大臉，我好像還記得，你是上山東看望朋友回來，在路上做了這樣一個頭號的買賣，走的時候是一個人，回寨帶來了三船貨物，彭大哥和衆家兄弟輪流置酒，給你慶賀，無人欣欣美稱贊，你有本領有作爲，這可也真是你運氣好，纔得有這般好事，被你遇上了，偏我就沒有這等造化，每每出去，留心找尋，想照你這樣來一回，竟然沒有，要說胆子，我可也不見得比你小，得不着機會，也是枉然，」嚴玉成

得意笑道：「竟憑胆子也不行，還得見識呢，我生平就不服保鏢的，那全是無用之輩，本領武藝，在綠林中吃不開的，才去幹那沒出息的營生，倚仗着那桿鏢旗，賣着鏢局的字號，和當家的名聲，在江湖上借道兒，混一碗兒飯吃，我敢說凡是保鏢的，沒有一個有真本領的人，只要不怕得罪他們鏢局當家的，自己估量着劫了他們的鏢，到時候他當家的要來要，有力量對付他，儘管劫走好了，沒個得不了手的，別看他們刀呀槍呀挂着的，打扮穿章兒好像是那麼一回事兒似的，其實本領稀鬆，比賣刀傷藥練把式的人，強不了許多，還沒有我們現在帶的這十五個弟兄，手底下來的硬哩，不知道禪師傅怎麼會取在他們手下？這真是怪事，要說是事先沒提防的話，像他們那樣的行爲，咱們閉着眼睛掄刀，也沒打不過他們之理，這次去了，倒要試試他們是怎生了得，禪師傅，陸賢弟，你們都不必動手，只瞧我的就是了。」

禪靜聽了嚴玉成這番話，不特狂傲自負，而且明明奚落自己無用，才被保鏢的打敗，心裏暗道：且由你這愣小子說嘴，到時我幹我的，讓你一人對付那個女子，不論你行不行，只要你纏住了她，我便可以趁空進艙，去殺那個老頭兒，交代了我的事情，想到這看了看得祿，只見得祿撇了嘴擠眼向自己聳肩笑了笑，好似示意他明白自己的心事一般，原來禪靜不肯說出實情，上回是被佩玉打敗的，實爲恐怕那賊人恥笑，連一個弱女子打不過，還充甚麼英雄好汉，所以才說是有兩個保鏢的，得祿何等狡猾，一聽早知其意，匿笑於心，又見嚴玉成那等狂傲自負，心裏好笑道：

你這楞小子，也不見得真實本領，兀自胡吹亂謗，却不自知是受了禪靜的誑騙，愚弄你去搗頭陣，和那女子交手，再信作她是保鏢的不加戒慎，恃勇輕敵，管教有大苦子吃，却可以趁着那女子不能分身之際，殺那個董老頭兒，你這傻小子給他墊背，狼刁了狗來吃，檢現成的，想着不由得衝着禪靜扮了一個鬼臉。

嚴玉成陸英都是一勇之夫，只顧目前得意，那能觀察出這二人的心意，於是一路大說大笑，好似手到便成功一轍，却沒有把此去要做的事，放在心上，渴了便喝，餓了便吃，好在艇上有的是現成的飲食，晝夜兼行，打槳如飛，一氣不歇，順流而下，第三天清晨，天才微露有些發亮，便已抵達了楓菱渡，遠遠望見岸上黑壓壓的，茅屋草舍，鱗次櫛比，隱隱聽得有鷄鳴犬吠的聲音，隨着曉風陣陣吹來，漁舟數十，縱橫飄泊在湖灘淺水之中，空無一人，湖灘之上，蘆荻叢生，禪靜說道：「瞧這光景，倒是一處很大的漁村，天氣還早，村裏的人都還沒有起來哩，我們何不趁着這沒人瞧見之時，把艇子撐到湖汊裏面停泊，藉着蘆荻遮蔽，我們瞧得見外面，外面瞧不見我們，最是隱祕不過，彭大寨主不就是囑咐，我們照這樣辦吧！」海夜又嚴玉成浪裏浮萍陸英齊聲道：「我們這位彭大哥，真是個地裏鬼，太湖周圍幾百里所有的村鎮，沒有一處地方不熟悉的，每次他遣派我們出來做營生，都預先指示好了我們，在甚麼地方下樁埋伏，那地方是怎樣的一個形勢，說的都和他親眼看見一般，到時照着他的話去做，從來沒有半分錯誤的，」說着便命嚶

囉把艇子划到湖汊，三面都有蘆荻環繞的一個所在，拋錨下錠，以免艇子動搖。

陸英笑道：「我們就在這藏著，等待買賣到來好了，你們試瞧，從這蘆荻叢隙縫中，瞭望那岸邊，正是由暗處往明處看，再清楚沒有，船隻來往停泊，都越不過我們眼睛裏去，可是由岸邊瞭望這裏，却是由明處往暗處看，決瞧不見我們，正和屋子掛的竹簾子相仿，屋裏看得見外面，外面却瞧不見屋裏，真是天然的一個隱秘下榻處所，虧了彭大哥怎麼想的」，嚴玉成禪靜聞言看了看，果然岸邊景色，全可入目，不由欣喜非常。得祿胆子最爲怯弱，而且更是怕死，一想他們在那裏等待那董老兒的船隻到來，便要駕艇前往動手劫殺，我和他在一處同去，倘若他們打不過董老兒的人，到時候各人只顧各人的性命，誰還管我呢，他們都會浮水的，可以跳湖逃竄，把我一個人扔在艇子上，被那女子瞥見，還能叫我活着麼，即使他不殺我，我手無縛雞之力，又不會打槳，划水逃走，不也是死數麼，莫若我趁早上岸上去，找個地方存身，等待他們事兒成功，再上艇子和他們同走，萬一他們失了事，也不致於受牽連，斷送這條小命，他打定主意，便向衆人說道：「請你們把我送到岸上去吧，好在禪靜師傅已經認識那隻船，和那董老兒的面相，用不着我來作眼線了，」禪靜詫異着問道：「你這是怎麼回事？那董老兒的船，還不曉得要待幾天功夫，才能來到這裏呢，我們大家在一處守候等待，不也熱鬧些個麼？你上岸去，還得現尋住處，多麼不便。一個人也悶的慌，況且叫村裏人們瞧見你這麼一個陌生外路人，滋生物議，並且我們

只要見那船來到，當夜就得動手，用不了片刻的功夫，就可以了當了開艇走路，你如在岸上，我們完了事兒，還得去找你，這太不便了，你不如就在這艇子上待着你的，到時候我們大家上前動手，你不露面好了，我們有這麼多的人，你怕些甚麼？」得祿道：「不行，我非得上岸去不可，你們都是英雄，作慣了那勾當營生的，我胆子太小，沒見過殺人流血的事情，你們不要把我吓壞了，讓我去吧，到時候你們辦完了事，如不便找我，只管走你們的路，我自會上蟠龍寨找你，咱們再一道兒同回北京城，見中堂交差去好了，至於你說怕我被村裏的人，聽見陌生可疑，惹起甚麼不便的話，那我只管請放寬心，我別的不如你，這些事情，我自會敷衍遮飾，決沒要緊。」禪靜巖玉成陸英三人聽了，一齊哈哈笑道：「你真是不濟，既然害怕胆小，我們也不勉強你，送你上岸就是，到時候我們可是走我們的，你去寨裏找我們好了，」得祿大笑應諾，於是巖玉成便喚囑囉打漿把艇子划到邊岸，搭上跳板，得祿上岸，便仍將艇子撐回原地藏匿。

第四章 誇惡奴遭慘報

那得祿揹着包裹，跳上了岸去，心裏一塊石頭方纔落地，心裏說不出的高興，順着大路，一口氣不歇，跑進了村中，這時天光方纔大亮，住戶們都還沒有起來，得祿隨走隨看，心想我得找一個人家歇歇腿，再作道理，走了半天，瞥見前頭不遠，有一家賣炊餅熟食的舖子，剛剛開門，

得祿大喜，緊跑了幾步，來到門前，只見門內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叟，蹲在爐前，扯風箱升火，還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壯年人，在案旁和麵打炊餅，看那模樣像是父子兩個。這二人瞧見得祿走來，覺得面生不是村裏素識之人，都不由的抬頭注目看了幾眼。得祿最爲機伶，見景生情，便邁了一大步，走進這舖子裏，笑聲說道：「掌櫃的辛苦，起的真早呀」，那老叟慌忙起身站立，笑着道：「客官從那裏來呀？要吃點心麼？火纔剛升着，麵也和好了，請略等等，就動手做」，說着便由旁邊搬過了一條白木長板凳來，請得祿坐下，得祿着實勞累，忙將包裹卸下來，放在板凳的一頭，落了坐，老叟又笑道：「我看你老不像是本地的人，昨天晚上到這裏來的呀」？

得祿見他一問，眼珠一轉，笑答道：「我是由高郵州坐船來，預備上山東去，昨天才到這兒，在船上過了一夜，清早我忽然想起，因爲動身匆忙，忘記了一件最要緊的東西，沒有帶來，剛才便派那隻船趕緊返回高郵去，到舖子裏去取，我在這兒住一天半天，等候他回轉，走進你們這村子裏來，想找個客店存身，不想天氣太早了，村裏人家都還沒有起來，正在着急，望見你們舖子開了門，肚子裏正覺的很餓，進來歇歇，買點兒炊餅吃，就便向你打聽打聽這村兒裏頭，可有客店住處沒有？」老叟搖頭笑道：「我們這裏，是處停船的碼頭，過往的客人，都在船上就可安歇，那有客店呀，你老要在這裏等船，只有找個人家借住了，聽你老的口音，不像是我們江北的人，你老住在高郵，敢是經商麼？」得祿順口答道：「正是，我是北京人，在高郵州城裏開京貨

店，年年由京城販貨到南方來，也不光是高郵一處，就連揚州鎮江南京各地方，都有舖子，高郵那裏，只不過是處分號，往來歇腿，並不常住在高郵，到時候來看看，收了賬住過十天半月的就走」。

得祿信口開河，大吹其牛，那老叟聽了，一張皺紋臉，立刻伸開詔笑道：「原來是一位財主老爺，小老兒失敬了，你老在這裏等船，要過個一夜兩夜的話，如果不嫌小舖齷齪，就請在此住宿，免得在村子裏還得現找，村裏人家，也沒有甚麼很乾淨的去處。」得祿聽了一想，在這飯舖裏住，吃食一切，也很方便，住過兩天，給他兩把銀子，也就行了，便答道：「你們這舖子後面有閑屋子麼？」老叟笑道：「後面還有三間房，就是小老兒老兩口，和我兒子兒媳婦住的，你老要住，騰出一間來好了，你老請去看吧」。

得祿欣然，便跟着老叟走到後院，一看果然有三間屋子，一明兩暗，中間是堂屋，正坐着一老一少兩個婦人，正在梳頭哩，老叟讓得祿進東頭裏間瞧了瞧，土炕方桌，收拾的到頗乾淨，老叟說道：「你老就住在小老兒這間屋裏如何？」得祿道：「好」，於是老叟請得祿在炕上坐了，喊那少婦沏進一壺茶來，又跑到外面把得祿的包裹，搬進屋來，又吩咐那壯年半天，叫他等炊餅做熟，準備幾樣魚肉蔬菜，爲款請得祿吃早飯，老叟和他那老伴，恭敬伺候，忙個不迭，真是從來沒有的貴客上賓，得祿倒也居之不疑的，一一生受了，心裏暗笑道：鄉下人真是不開眼，被我

幾句話，便把他唬住了，就這樣的恭維奉承我，越想越覺好笑，老叟也不到外面去張羅買賣，坐在屋裏陪得祿說話。

得祿聞知那老叟姓張，名叫張老實，那壯年人便是他的兒子張柱兒，老婦是他老妻，少婦是他的兒媳，一家人在此開飯鋪營生，已有多年，談話之間，不覺天已已牌時分，那壯年人端着個長方大托盤，盤內滿盛的是菜蔬，熱氣蒸騰，走了進來，張老實連忙起身，幫着張柱，擺好了杯箸，把菜蔬一樣一樣的，擺在方桌之上，請得祿吃酒，得祿仔細一瞧，原來是一大盤熟炊餅，一大壺白乾酒，一碟兒炒雞蛋，一碟兒白煮鷄，一大碗燉牛肉，一大碗紅燒鯉魚，一大碗白菜湯，連葷帶素共是五樣饌，頗爲豐盛，和尋常村鎮裏飯食不同，張老實讓得祿上坐，自己下首相陪，恭恭敬敬的斟了滿杯酒，送在得祿面前，笑道：「村裏除了酒肉，沒有甚麼新鮮的東西奉敬你老，請包涵着點兒吃吧，只這酒却是本地的著名出產，叫做透瓶香，運銷南北各省，你老想必早有耳聞，但是運往外省賣的，往往參過了假，不是本味了，所以講究喝酒的人，都輕易嘗不着真的，這是小老兒爲了自己好喝兩盅，在酒坊燒鍋上，回來了，不但一點假沒有參，並且是雙蒸久窖的，在本地都很難得着這等好酒，莫說別處了，你老請喝幾杯，品嘗品嘗，也是小老兒一點兒敬意」。

得祿本來是個酒鬼，在京城除了跟隨主人蓋拜出門，沒事便露在宅子裏，和那一班豪奴惡僕

們盡飲慣了的，出得京來，只在蟠龍寨飲過一遭，那能解得多日的酒嗎，舉起杯來，只開得一股馥郁之氣鑽入鼻端，立刻把癡氣動，不由饒涎欲滴，揚起脖子，一咕嚕就是一杯下去，連聲贊道：「好酒好酒，又香醇又平和，再來一杯」，張老實急忙舉壺斟了個滿，得祿不顧吃菜，又是一口嚥了下去，張老實忙又斟上一杯，得祿舉起喝了下去，張老實又斟滿了一杯，得祿已覺着腦袋發暈，眼睛直冒金的火花，耳朵雷鳴，拿起杯來往嘴裏送，手竟沒了準頭，酒得淋漓滿襟，口中說道：「這酒好……真真……利……害，舌頭也圈了」，他說到這，猛然兩眼一黑，渾身無力和軟癱一般，不由自主，咕咚一聲，便歪倒在地下，不省人事。

張老實哈哈大笑，高聲喊道：「柱兒快來」！那壯年人正在外間屋窺伺靜，聽得喚他，急忙跑進來，笑道：「要翻了麼？我怕這藥存了有好久沒用，藥性已走，不料還有這麼大的力量，真是活該我們本行發個利市」，張老實道：「別儘自說廢話了，快快整治了這小子，免得萬一有人來撞見！」那張柱道：「理會得」，便由腰間抽出來一把一尺多長的牛耳尖刀，彎身按着得祿的頭顱，舉起尖刀，比準了咽喉，才待刺下，老實喊道：「且慢，你記得上次也是這樣做，弄了一地的血，害得我連剷帶刷的費了一天的事，纔得乾淨，去了痕跡麼，這回你又來了」，張柱道：「又要發財，又怕費事，那麼你自己去整治他吧，我不管了」，賭氣便把尖刀噹啷一聲，扔在地下，撇嘴站在一旁。

楓 菱 渡

老實笑道：「你這孩子就是這牛性子，不有的是繩子麼」，說着便把得祿包裹上綁的那根粗如手指的綫繩兒解了下來，打了一個活拴，遞給張柱道：「孩子還是你來吧」，張柱接過嚙嚙道：「這些事情，知道叫我做，有了銀子，我想多花一點兒，你便心疼了」，張老實笑道：「省着了也是給你的，好孩子，快盪治了他吧，淺房窄屋，大白天的，萬一有個人來，不是要的」，張柱這才躡身在地，扶起了得祿頭來，把那繩拴套在得祿脖項之上，用力收緊只一勒，只見得祿兩條腿，登了幾下，身子挺了幾挺，喉中咯咯作響，糞門裏登的一聲，放出一個山響的臭屁來，便即氣絕身死，張柱怕他緩醒復活，又使勁把繩子在他頸項之上，繞了十幾個圈兒，緊緊的繫了兩個死結，網的那頸項，又細又長，兩隻眼睛，瞪如鷄卵，努出眸子以外，鮮血滴溢，面色青紫，警的全是血癩，口大張，舌頭吐出有三寸長，握拳透爪，形狀凶慘，可怖已極，張柱站起身來笑道：「了得了」，老實道：「把他先填到炕洞子裏面放着，等到夜晚沒人的時候，溜出去扔在村外湖裏就完了」，張柱道：「須要用被子捲着，深夜抗到船上，划到遠處再扔，免得屍首飄浮在近處，被村裏的人瞧見」。

張老實哈哈大笑道：「你這孩子真是個傻子，你不想這廝是孤身外客，大清早投到我們這裏來，村裏都還沒起，並無一人見過他，屍首只要扔出在門外，被人發見了，從何處證明是我們家害的，你就依照我的話去做好了，用不着費那麼大的事」，張柱想了想，甚為有理，掀起炕門，

把得祿屍首夾起，往炕洞裏便塞，剛剛恰好，正塞得進去，仍將炕門掩上，老實把得祿包裹提過來，一面解一面笑道：「這廝是個大財主，由高郵舖子收賬剛回來，要到山東去，這包裹却不甚沉重，要是銀子，倒很有限，想來必是嫌銀子累贅，不好帶，換成金子價值之物了，想不到你老子這麼大的年歲，還有這般大的富貴送上門來，真是造化」，說着便把那包裹打開，定睛諦視，張柱也圓睜着一雙大眼，在一旁注意觀着，只見內中乃是一疊棉夾單衣服，老實一件一件的抖開了，突然發見衣服中間，裹住有一個紅綢子的長方形包兒，摸了摸堅硬觸手，顫了顫沉重非常。

老實張柱這一喜非同小可，情知內中定是金寶，老實直樂得手指發顫，竟然不受使喚起來，偏生那個小包兒，繫的是死扣兒，結實非常，老實兩個手指頭，哆哆嗦嗦的，用力去解那個扣兒，急切解不開來，急的面容赤漲，臭汗如漿，半天半天好不容易才得解開，拿起來往桌上一抖，咕碌碌滾滿了一桌子，老實張柱見狀，不由的呀了一聲，四目相看，做聲不得，滿腔中的發財熱望，立如冷水澆頭一般，冷透了底，原來所滾出來的盡是白花花的散碎銀子，估計起來，最多也不過三四十兩，老實愣了半天，暗道：「早要知道才止這一點兒油水，何值得老子動這樣大的干戈，這小子原來是個虛子，吹他娘的牛，老子當作真的，廢了他娘的狗命，老子也沒有落着甚麼，真他娘的冤枉，他死了還得叫我恨他」，說着忿恨不置，張柱也罵道：「這小子真是命窄的，那裏不好找死，偏他娘的大清早晨撞到這裏來，叫我們無故廢了他的一條狗命，還得担驚受怕的，

風 變 渡

夜裏冒險到外面去扔他，倘若被人撞見時，洩了底，還得給他償命，才真不值得哩，爹也真是老糊塗了，我一瞧他，就說這小子賊眉豎眼的，不像是一隻肥羊，爹偏要聽他的，拿他話當真，財迷心竅，轉了方向，逼着我做他，要萬一因此失風出事，你是自找，沒得說的，這大年紀死了也值得，早就活够本了，連累我一塊兒吃官司，才真正冤呢！」

老實笑道：「得了，孩子不要儘自埋怨老子了，這是輸了眼，要真個發了財，你要不要。」

兩個人在屋裏懊惱，互相埋怨，絮叨不已，老婦少婦兩人聽得，進屋問知情由，也是絮絮埋怨，只是人已害死了，追悔不及，只得候至夜深人靜之後，由炕裏把得祿屍身拖出來，由老實先溜出門去，到街上四外看了看，並無半個人影，急忙跑回，告知張柱，把得祿屍身背起來，兩人一前一後，邁步如飛，跑出村外，到了湖邊，把屍身卸下，一個提頭，一個提足，拋在湖中，撲通一聲，沉落了底，又翻了上來，順着湖流，蕩漾飄浮而去，兩人心懷大放，回轉家中，閉門睡太平安穩的大覺不提。

這也是得祿一生仗恃着主人鼈拜的勢力，狐假虎威，坑崩拐誘，欺壓良民，無惡不作，積孽太多，纔惡貫滿盈，遭受這等的慘報，他素來慣會吹牛說謊，欺騙恫嚇，沒有真話對人說，誰聽信他的話，誰便要上他的大當，受他害人，正不知有多少，處處佔盡便宜，弄成習慣，否則他要

不向張老實誇說富有，引起張老實謀財害命之念，他又怎會遭遇這樣的慘死呢，由此可見老天巧

於報應，使之作法自斃，以害人之術，自害其身，真是天道好還，因果不爽了。

原來張老實少年的時候，本是江湖積賊，幹那打悶棍套白狼的勾當，也略通幾手拳技武藝，繳倖沒有落網，五十歲以後，投在蟠龍寨，吃一份頭目的口糧，逆鱗龍彭壽祺因為他是高郵楓菱渡當地的土著，便派他在當地開設一個小飯舖，明着是賣炊餅飯食，做生意，遮掩行跡，暗地裏給蟠龍寨作耳目盤子，觀察來往停泊的客商船隻，瞧瞧那有油水，值當做一下子的，便往寨裏送信，好在中途行劫，飯舖開了十來年，倒也正經做生意，一絲行跡不露，以致無人知曉他是賊黨，他的兒子張柱，原先是山東穀城山賊寨，在山下所開設黑店之中的夥計，幹慣了圖財害命的勾當，後來穀城山賊店被官役剿滅，張柱逃得性命，跑回楓菱渡來，更沒人曉得他在外面當過強盜的，只是他父子既都不是好人，當然賊性難除，偶然遇見有一個行囊沈重的孤身客商，來飯舖裏食宿，張柱未免垂涎，就勸老實下手謀害，老實起先還怕犯事，不肯聽從，張柱却非幹不可，他從山東回來，帶的有蒙汗藥一瓶，便不用老實作主，偷偷的將藥下在酒食之中，將客人蒙暈了過去，用刀殺死，老實要攔，已來不及，見事情已然作出來，只得幫助張柱，在夜間用船，把死人屍身，運到湖裏遠遠的所在拋却，行囊財帛，入了腰包，人不知鬼不覺的，居然一點事兒也沒有，胆子便弄大了，自此以後，又連連照這樣做了幾回，着實落了不少的財帛，足够一生溫飽，老實怕被人瞧出來形迹，仍然裝窮，做飯舖營生，將銀子埋藏在室內地下，不敢拿出來化用，和

張柱約定，既然已經發財，從此要洗手，不許再做了，以免犯案，張柱也自應諾，果然自那天起，數年之中，常時也有孤客借宿時，並沒有再加謀害，父子倆安分守約，經營生理，楓菱渡全村，不但沒人得知他父子倆，曾經做過謀財害命的事情，而且見他為人勤儉，炊餅飯食賣的價錢，又比較別家飯舖便宜些，都把他認作老實好人，對他人緣很好，因之生意甚為興隆，非常的賺錢，每年除了一家的吃用，還可餘贖下了百八十吊錢，處境甚為寬裕，張柱便和乃父老實商議，你老這大的年紀，儘自開這飯舖營生，也甚辛苦，照這樣再混上幾年，積聚到幾千吊錢，就可以歇業不幹了，拿出所埋的銀子，置點兒田產，給你老享後半世的清福，也不致招人猜疑，我們的財來無因了，張老實當時笑道：「你倒是很知足，就是再混上幾年，還能有多少錢，便想着置產享福，除非是遇着機會，發上一筆大財，纔可以這麼辦」，張柱笑道：「我們既不再幹宰肥羊的營生，那大財從那裏發去」？老實道：「遇着機會瞧吧」。

張老實父子兩人，話說了沒有幾天，得祿便來到飯舖裏，老實雖然瞧出他是個外鄉人，因他形相猥瑣，衣服穿着，很為平常，行李極簡，決不像是個有油水的，老實初意原無害命謀財之念，偏偏得祿運數該終，信口吹大話，用意是要哄騙老實把他當作財主，恭敬奉承，老實那知究竟裏，見得祿語聲，確是北京口音，所說在南北各處開設京貨莊生理，到高郵收賬回來，路過此地的，一切情節，非常盡理，決不似虛言偽造，自然信以為實，暗忖道：人真不可貌相，他要說

，我還當作他是個在北京跟官出來的長隨，犯了過錯，被主人革退，回京城去的哩，那裏料想得他是個財主，這可該派着我妻發財，竟有這等送上門的肥羊，還能够不宰麼，他就是收賬回來，讓他背上措的那個包裹，外樣到不甚沈重，僅只三二十斤光景，裏面如是銀錢，當然有限，值不當的一下手。按情理推想，定是爲了好攜帶，將所收的款項，都換成了黃金珠寶價值之物，否則那能有這等輕便哩，老實越想想越覺有理，打定了主意，立時換出一付喬眉詭笑的容色，奉承不迭。款留得祿在家裏住宿，見得祿居然中計，歡欣允諾，不由狂喜，把得祿引入後邊安坐，跑到前庭和張柱耳語，安排一切，吩咐把幾年沒用的蒙汗藥尋出和入酒中，張柱領命，如法泡製，恐怕藥性年久散失，沒了靈效，狠狠的倒了有小半瓶在酒壺裏面，那蒙汗藥性最猛烈，只要吃了少許入肚，不消片刻便可麻翻，何況放得這般多法，加以得祿見酒沒命，喝的又猛，故爾立時發作，猝然暈倒，可憐他到死還沒明白自己是怎樣死的，做了個糊塗鬼，交代過去不提。

第五章 飾恥被識逞毒謀

且說延玉用銷骨鏢筋大擒拿手法，懲治得凶僧禪靜，懲禁受不住，才將一切經過，自如何奉齋拜之命，借得祿出京行刺起，至近日如何約蟠龍寨水寇幫助，到此劫船止，真情實話，都供述了出來，董翁聽罷，方知確是齋拜御恨報復，買出刺客來殺自己，驚得變色咋舌道：「如不虧了

呂小姐文相公兩次相救，老朽一家四口，早作無頭之鬼了，這奸賊的心術，真狠毒到了極地」，董媼在一旁，感激得只是流淚，說不出話來。

禪靜既被重傷，復受非刑，好容易提氣忍疼，一句一歇，把話說完，精力雖然已經用盡，一息奄奄，只餘殘喘，因他氣功未散，所以還能強持身軀。但是臟腑骨髓，真如油煎火煉一般，痛楚萬狀，呻吟叫號，已不成聲，咕咕竟如蟲鳥之鳴，董翁董媼心性仁慈，見他這等慘苦，俱爲掩面，不忍目覩，這時呂佩玉向文廷玉說道：「他既已供出實話，快快結果了他吧！不要叫他儘自受活罪了」，禪靜此時，已說不出話來，聽得佩玉此言，瞪着兩眼望着佩玉，意似感激。廷玉也

知道他欲求速死，遂向佩玉道：「這等惡賊，該叫他多受些罪，看在小姐的分上，便宜了他吧」，說着伸手駢指，向禪靜胸前死穴，輕輕點了一下，立刻見他兩眼一翻，氣絕身死，佩玉又指着那旁邊倒臥的浪裏浮萍陸英，向廷玉道：「還有這一個呢，怎生處置呀？」廷玉道：「也打發他

回去算了」，說到這裏，伸手剛要點去，那個陸英見狀，吓得面如死灰，嘴裏叫不迭連珠箭的苦，糞門裏放不迭連珠箭的屁，哭聲喊道：「我的文大爺，你老人家是我的親祖宗，我可沒敢惹你老人家生氣，頂撞你老人家，請你老人家看在我哥哥陸俊同門的情分上，饒恕我這一條狗命吧，今生今世，帶不了大恩，來生來世，做牛馬也要報答你老人家的，這位小姐同這位老太爺，你們兩位老人家都是大慈大悲活菩薩，替我說一句好話吧，那裏不是修好呢，螻蟻微命，還要愛惜

呢，莫說我好歹總是個人，闢開恩，替我求求文大爺，饒恕了這條小命吧！」

佩玉和董翁本來生性慈善，今見陸英苦苦哀求，說的這般苦憐，不由都動了惻隱之懷，齊聲向廷玉勸道：「他既是這般哀求，必然知道悔悟前非了，他說他哥哥和文相公是同門，那麼就請文相公看在他哥哥的分上，饒恕了他的性命吧！」廷玉笑道：「這廝的哥哥陸俊，雖然曾經和我同師學過武藝，也不是甚麼好人，因為所行不端，才被家師趕出門牆之外，並通告親友同道，不承認有他這麼一個徒弟，他的行爲，比他哥哥還要不如，像他這類東西，活在世間上，還是要去當強盜害人的，不如殺了省事」，陸英哭嚷道：「我從此改過自新，決不敢再去當強盜害人了，只求文大爺，天恩饒恕了我的狗命，如果不信，我當着你們兩位老人家賭誓，我陸英從今以後如不洗手，還去當強盜，叫我將來還死在文大爺寶劍之下，萬及分屍，骨肉喂狗，萬年永世，變作畜生，永遠不得人身」。

廷玉聽見陸英立了這般惡誓，暗忖自己手下雖然從來沒有留個活口，起先我本來看在陸俊同門面子上，無意殺他，可恨這廝不懂好歹，一意惡鬧，他既能悔過出自真心，我何妨破例給他一條生路呢，佩玉董翁更是心軟的人，齊聲說道：「他既能賭這般重誓，不再去做強盜害人，必能從此做一個好人，君子與人爲善，文相公你就饒赦了他吧，他如果怙惡不悛，仍去做賊爲惡，文相公是常在江湖上走的，還有個碰不見他的麼，那時你再殺他，叫他應了今天的誓言，他就就死

楓 菱 渡

而無怨了」，廷玉當就劍眉一挑，向陸英喝道：「好！看在董老先生和呂小姐的情分上，我不殺你就是，但是你要記牢了今天的誓言，如不悔改，再犯在我手裏時，可怨不得我手狠！」話未落聲，提起腳來，照着陸英的脇下，輕輕的踢了一下，陸英立時血脉周流，穴道全開，手足運動，靈活如常，陸英微倖得了性命，喜出望外，一骨碌從地下爬起來，跪着，先向廷玉磕了幾個大頭，叩謝了不殺之恩，又向佩玉董翁磕了幾個大頭，叩謝講情解救之德，董翁笑道：「倒不必這般多禮，祇願你從今以後，務正自新，發心努力，做一個好人，再要不改，幫應臨頭，那時後悔，可就遲了」，陸英連聲應諾道：「是是」，才待站起來，廷玉正色道：「且慢，你須知道我向例遇見惡人就殺，從來沒有留過一個活的，這回容你自新，算是例外，如不悔改，再在綠林搶劫爲惡，便算是我輸了眼睛，受了你的哄騙，不如我給你留下一個記號在身上，叫你永遠不忘的好，以後倘若你再想去爲惡之時，有這記號，便可使你聯想到今天的事情，或許就不敢做了」。

陸英聽了，不解廷玉言中之意，正在徬徨莫測之際，廷玉早將腰間紫電劍拔出，劍光一揮，就將陸英一隻右耳朵削捧下來。陸英疼的大叫一聲，幾乎暈倒，董翁佩玉見了，很爲不忍，覺得廷玉做的未免太過，廷玉又說道：「你見了你的哥哥陸俊，告訴他說，他被師傅趕出門牆，早已不能算作是本門的弟子，他應當如何羞愧，我聽得人說，他在外面照樣胡行，還不說，竟敢打着師傅南華派的旗號，在江湖各處盜匪之中，混充英雄，替南華派丟盡了臉面，我正要找他，爲本

門除去敗類，幾時碰在我手裏，決不寬貸。你叫他仔細打點着好了。」陸英諾諾連聲，廷玉指着槍門，囑道：「去吧！」陸英一手捂着傷處，一手在地下拾起那隻耳朵，鮮血淋漓傷身都是，轉身出槍，上岸而去。

陸英乞得活命，先找了一家小客店，住了幾天，養好了那耳朵的創傷，結了痂，纔回轉蟠龍寨，見了逆鱗龍彭壽祺，和一千水寇，不由放聲大哭，却不肯說出被文廷玉擒着要殺，經自己苦苦哀求，才得饒命，削去了一隻耳朵釋放，那一段丟人現眼的真情實話來，只說是禪靜被殺，自己率領跟去的那幫嘍囉，拚命力戰，以致所有十五個弟兄，全部被人殺盡，自己獨力難以支持，才跳落湖心，泗水而遁，逃得性命，衆水寇因爲先見嚴玉成單身逃回，以爲陸英必和禪靜同遭毒手，不料隔了五天，陸英突然生還，全都喜出望外，聽他說禪靜和同去的弟兄，全數被殺，個個不由憤怒切齒，同聲大罵道：「那裏來的這一對狗男女保鏢的，竟殺傷我們這麼多的弟兄，還要傳到江湖同道們知道，把我們蟠龍寨以往的威名，全都喪盡了，非得趕緊捉住這兩個狗男女，拿到寨裏來，千刀萬剮，把他凌遲，割肉喂狗，剜骨成灰，不能報這番仇恨。」衆賊只顧七嘴八舌的亂罵亂嚷不已，却沒有人注意到陸英的耳朵，少去了一隻，只有那先浮水逃回來的嚴玉成，是深嘗過佩玉劍法利害的，聽了陸英之言，暗暗懷疑，他想陸英的本領，比我可差的多，禪靜的能爲却較他高強數倍，既是禪靜和所有的弟兄們，全都被殺喪命，何以他一個人能脫身逃了性命來

第五 章

楓

菱

渡

？又何以隔了這些天才回到寨裏來。想着十分納罕不解，忽然一眼瞥見陸英右半邊臉上，彷彿像少了一件東西似的，甚不順眼，仔細一看，原來短了一隻耳朵，結着一片黑痂，很是難瞧，玉成何等詭智，當時悟出來陸英必是當時被人家捉獲，他向來性情快懦，最爲怕死，色厲內荏，沒有剛強，還不知道怎生向人家哭求哀懇，才得赦回不殺，削去耳朵示辱放回呢，他必是躲在外面養息到結好了創疤，纔敢回來。所以此時纔到，怕大家恥笑他，故而這般說法，決非真情實話可知了，嚴玉成想羞不由的竊笑於心，故意向陸英問道：「陸賢弟，你的耳朵怎麼丟了一隻哇？」

陸英心裏有病，見問不由的羞得滿面通紅，嚔嚔不語，急切間不知道怎生回答纔好，想了半天才答道：「哦！我想起來了，你是只顧自己，殺不過人家，跳到水裏跑了，我和禪靜，都被人家纏住，只有拚命廝殺，不料禪靜被人家一劍砍死，只贖了我獨力撐持，見禪靜被殺，不由的吃了一驚，有了破綻，被人家一劍乘虛砍來，我往旁一閃，沒得閃開，竟把我一隻右耳削掉，我當時愈怒萬分，也沒覺出疼痛，仍是死鬪，等到萬分難支，才和你一般，跳到湖裏逃遁，在水裏一跑，才漸漸的覺出耳朵有些痛楚，上岸用手一摸，一手的鮮血，這才知道耳朵被人削落，這件事始終沒擺在心上，你要不問，我却早忘了」。

嚴玉成哈哈大笑道：「陸賢弟，真是英雄」，說着衝着遊鱗龍彭壽麟齊肩弄眼，做了「個鬼臉，彭壽麟何等精明，見狀早知究竟，當時正色向陸英說道：「陸賢弟，勝敵乃是英雄常事，勝

了固然是露臉，敗了也不能算是丟人，我聽你剛才所說的那些情形，很是不實不盡，有許多的遮掩粉飾，對不上確兒的地方，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怕說出真話來，大家弟兄笑話你，對不對？這可是你想錯了，莫說你打了敗仗，原不能算作是丟人，大家和你都是同樂同辱，共生共死的弟兄，決沒有笑話你之理，即便算是丟人，也不只是你一個人的恥辱，而是大家弟兄的共同恥辱，你正應當把真情實話說出來，叫大家弟兄們知道，好從長計議怎生去報仇雪恨，挽回大家的顏面，才是真理，萬不應該瞞藏不說，叫大家弟兄丟了人，都不知道是怎樣丟的，你向來很是直爽明白的，怎麼這回却這般糊塗呢？你快點兒把那天嚴賢弟打不過那女子，跳湖逃走之後，便和禪靜他們一千人，究竟是怎生戰敗，以致全數遭難，僅你一人得脫，割掉了一隻耳朵，過了這些天，纔得回來的，一切情形，詳詳細細，據實告訴我們要緊，別要再瞞藏了」。

陸英本來是個渾蠢之夫，被逆鱗龍彭壽祺連哄帶騙，沒了辦法，只得把以往的經過情事，除去被擒要殺，哭求哀告，說盡了無數丟人的話，和賭誓改過，才得饒恕性命，割耳示儆，那一節情形，太覺丟人現眼，只好含混帶過，沒有說出外，其餘的都照實細述無遺，衆賊聽了，都以爲佩玉廷玉兩人，全是董翁請的鏢師，聞說二人本領利害，劍法高超，連禪靜那麼大的能爲，都遭毒手，只不過驚訝而已，還不曉得底裏，內中惟獨陸英之兄，鐵鱷魚陸俊，聽陸英說，文廷玉直言警告自己，直吓的顏色更變，不禁大驚，脫口說道：「他是有名的粉面閻王，最爲心辣手狠，

劍法內功盡得師門之祕，且莫說你和禪靜十幾個人不是他的對手，就使我們幾十個弟兄，全數上去，也不够他一個手指頭打發的，他在我們本門南華派中，除去我師傅之外，現存的老少三輩多少同門，劍術武藝，竟沒有一個人能及得上他的，內功點穴之法，也只有他精能，盡得本派獨傳祕奧，資質天賦，超羣軼倫，我雖和他同門學藝，本領竟不及他萬分之一，當年同處在一塊，他的性情孤僻，只有師傅賞識他，同門弟兄，沒有人和他上得來的，跟我尤其不投，他既然話記上了我，就和闔王下了請帖一般，早晚我這條小命，一定是死在他手裏的了，可恨禪靜這個禿廝，竟然會認作他是個保鏢的，不是瞎了眼迷了心了麼，他自己甘心情願找死，也就罷了，還來勾引我們，無故和他作對，這一下子，算給我們寨裏種下了禍根，樹下了強敵，不定甚麼時候，他尋上門來，就有覆滅之禍，這便怎生是好」。說罷連聲長嘆，懊喪萬狀。

逆鱗龍彭壽祺和衆人，見陸俊這般害怕，齊聲笑道：「陸大哥，你怎麼把姓文的，說的這樣利害，真是可笑，不想我們偌大的一座蟠龍寨，弟兄嘖嘖這樣的多，防守嚴密得和鐵桶相似，那姓文的縱然有天大的本領能爲，強煞也只是一個人，難道還敢登門尋事麼？他不來找我們，我們被他殺傷了這麼多的人，也應當去找他，報仇雪恨，才是正理，你竟然這等懼怕他，真真太可笑，況且你和他既是同門弟兄，武藝本領，一師所傳，縱有高低，也不能相差得許多，他真個要來找尋你，你即便打不過他，有我們這多人幫助你，他也未必能佔上風，你怕他則甚？」

陸俊道：「你們諸位，那裏曉得他的利害，別看我和他同門學藝，要拿本領比起來，真是他在天上，我在地下，一萬個我，也是白饒，我奉勸諸位弟兄，趁早把尋他報仇的心思，打疊收拾起來，只求他別來找尋我們，就是好事」，陸俊話還未說完，掌賊之中，激怒了孩兒魚商英，定水神針余進，鐵老鴉那壽三個人，不約而同的跳起來，大聲嚷道：「得了得了，陸大哥虧你也是個好漢，這些膿包沒志氣的話，竟然說得出口，真叫我聽着氣破了肚子，我們偏不信那姓文的小廝，有這等的利害，就使他長着三頭六臂，我們也要前去找他鬪一鬪！當着衆位弟兄在此，我們說一句大話，擺在這裏，十天之內，我們如果不把那姓文的人頭，取了回來，給大家弟兄看看，我們永遠就不在江湖道上混了，陸大哥，你竟看着我們的吧！衆位弟兄有誰願意同去的？便和我們一道兒玩玩，前去領教領教那姓文的本領武藝，長長見識，看看是否果真有陸大哥說的這等了得」。

三人言還未畢，座中又跳起來有兩個，大聲喊道：「我們和你三位一同前往」！三人一看，見是海蠻師歐陽本，禿老鷲夏明遠，三人不由歡喜道：「好好好，你們二位也願意去麼？明天一早，我們同行好了」。書中交代，孩兒魚商英等這五個賊，向來是和陸俊性情不投，平日看見逆鱗龍彭壽祺，看待陸俊比他們一幫人厚的多，時時誇獎陸俊是南華派武師金面天王唐衡的嫡傳弟子，劍法武藝，比一般人勝強百倍，這五個人早就不服氣在心裏，這四賊見陸俊把文廷玉說的

楓 菱 渡

，那般的稱善了得，越發以爲陸俊快懼無用，沒有真本事，更且是藉着說文廷玉藏白他的南華派劍法武藝高超利害，要藉這個機會，圖敗文廷玉，顯顯自己的能爲，給彭壽祺瞧瞧，叫他知道陸俊有名無實，無非借着南華派的招牌在外面混充英雄，從此便可以把握陸俊壓下去，五人心理，全是一般，故而此唱彼和，鬧了起來。

陸俊雖然與陸英是親兄弟，却比陸英聰明機伶的多，見狀早知其意，心裏暗想，你這五個愣小子，你有多大的能爲本領，竟敢這等猖狂，要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裏拔牙，想是活的不耐煩了，轉念又想到，這幫愣小子，既約會好去找文廷玉，明日必是够奔楓菱渡，那文廷玉萬不會還在那裏的，他們前往明是撲空，見不着人，回寨來還得永遠說嘴，顯露他們不是沒有胆勇，無奈是沒有找着姓文的，不然時早把人頭帶回來了，這些話聽着也是討厭，常言道：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他們既是瞧不起我，就不能怪我不講交情，對不着他們了，待我把文廷玉的住處，告訴他們，用言語激他一激，好叫他們去登門送死，陸俊想罷，立刻冷笑道：「你們不用在這裏充大膽，吹大氣，你們光會鬧鬧着說明天去找姓文的，你們可曉得人家姓文的在甚麼地方呢？」孩兒魚商英嘆道：「我們怎麼不曉得？」陸俊道：「你且說出他在甚麼地方所在？」商英嘆道：「他不是在那楓菱渡麼？」陸俊哈哈大笑道：「怪不得你們這般吹大氣呢，原來是上楓菱渡哩！那姓文的也不是死人，永遠在那裏不動的，這陣恐怕已經走出去幾楓菱渡有八百里路了，你們

明明知道姓文的不會在那裏，自然是敢去的呀，撲了個空回來，還可以說，不是你們沒有本領，打不過姓文的，乃是姓文的不在那地方，不然時早把他人頭帶回來了，我這話猜的可對麼？你不是這等心思？」

陸俊話沒住口，早把商英那壽等五個人，激的暴跳如雷，面紅筋漲，一齊大聲嚷道：「陸老大，你真是從門縫看人，瞧扁了我們噯，你說我們沒本事，想必是你有本事，怎麼把姓文的怕成了老虎一般，把自己看的就連耗子也不如，來來來，我們且鬪三百合，看看究竟是誰有本事，誰沒有本事，回頭再去找姓文的算賬！」說着五人齊把兵刃拉出來，瞪眼作勢，就要和陸俊廝拚，陸俊手按劍柄，又復放下，壽祺等衆人一看，要起窩裏反，纔待阻攔，只見陸俊又哈哈大笑道：「五位弟兄，我就承認我沒有本領連耗子也不如，你們有本領的，用不着和我這連耗子不如的人廝拚，勝了也不露臉，我倒知道那姓文的住處，告訴你們，如果有胆子，敢登門去找他，回來我必甘拜下風，認你們五位爲師傅，從新另學武藝，你看何如？」五人道：「好，你告訴我們那姓文的住處吧？明天一早，我們便即前去，回來再和你算賬！」陸俊笑道：「當真敢去麼？」五人齊聲嚷道：「不去的便是孫子！」

陸俊正色向壽祺等說道：「我有一句話，我可得先當你們大家弟兄交代清楚，你們聽明白了，那姓文的內功劍法，確非等閑可比，江湖同道，不知有多少的能人，毀在他的手裏，自從他出

楓 菱 渡

世以來，從沒聽說遭過挫折，遇過對手，這是我深知道的，咱們大家全是自己的弟兄，他們五位此去，倘若有個甚麼失閃，到時候你們衆位，可別埋怨我，沒有把話說在前頭。說我明知道是個當，却叫他們五位去上，是成心陷害他們的，這個沉重我可担負不起，頂好是你們衆位，能够攔阻他們不去，我說的這都是良心的話，不要認作我是拿話激他們，僵他們的火，須知性命不是作要的！」

逆鱗龍彭壽祺等人聽了，暗想必是陸俊確實深知廷玉本領利害了得，纔這般說法，非盡由於畏怯，這彭壽祺做事最是持重，衆人之中，也有好幾個性情穩重，都是主張別冒險，七嘴八舌的，齊聲勸阻商邢等五人道：「大家彼此都是知己的弟兄，不必負氣爭勝，輕身冒險，依我們相勸，你們五位算了吧，陸賢弟說的話，很有道理，不要誤會了他的好意，大家最好是另打穩便的主意，找那姓文的報仇洩恨，也不必急在這一時，你們五位冒失前去，真個萬一有了挫折，可不是要的。」

商英邪壽等五個人，性本渾愚，自負武勇，那裏猜想到陸俊的用意，聽了彭壽祺等衆人之勸，暗忖道：這分明是陸俊這廝，嫉妬我們成功，怕我們殺了那姓文的回來，露了大臉，顯出他的本領不濟，胆小無用來，他以後就無法再充英雄了，纔拿話唬嚇大家，出來攔阻，不叫我們前往，偏不中了這廝的道兒，五人越想越覺有理，如何肯聽，一齊搖頭冷笑道：「你們諸位，只管

放心吧，我們自有道理，祇請陸大哥，把那姓文的住處所在，告訴我們，即便我們吃了那姓文的大虧，也情甘願意，沒有甚麼說的，決不埋怨陸大哥，說他成心陷害我們就是了」。

陸俊笑道：「既是非要我說出姓文的住處，我便告訴你們！他是在徐州府城內北門大街織機巷，這還是當年我和他在宿遷縣，我們的師傅金面天王唐衛家裏，一同學習武藝之時，他對我說的，他家開米糧店坐理，自從他曾祖父就住在那地方，單傳了幾世，他的上輩，並沒有習武的，他因自幼兒身體荏弱多病，爲了鍛鍊身體，故而學習技擊武藝，曾經投了許多的名師，硬功拳術，練的都有了成就，爲求深造，纔拜在我們師傅門下，師傅見他資質聰穎，智慧過人，非常的喜歡他，把一生所學，內功拳術和點穴法，劍術輕功等，全是盡心的傳授給了他，同門之中，無一人能及，所以他的能爲，纔能有那般高強，別瞧我和他是同門，本領相差，正不知有多遠，他最利害的一門功夫，便是點穴，比起我們師傅來，簡直是青出於藍，這門功夫，我却沒有學會，劍法內功，因天賦所限，也比他直差天地，我並不是長他人威風，滅自己的銳氣，你們諸位各人有各人的看家本事，我不知道比他如何，如以我的這點兒能爲去和他相敵，一百個我，也是白饞，我說的這都是良心話，並無一句相瞞，你們自己去斟酌好了，我們都是自己的弟兄，禍福同享，知道的不能不說，你們如果估量自己本領能力，足以勝得過他，便上門去找他，如堪着不行，趁早別去惹火燒身，自尋死路，實礙於此，將來有了失閃，別怨我的話沒說在頭裏，看着自己弟兄

上當不管」。

商英那壽等五人，不待陸俊說畢，哈哈大笑道：「多謝你的好意，我們心裏明白好了」，陸俊一聽，話裏有刺，明是認爲自己個嚇騙阻，不願意他們成功露臉之意，不由心裏匿笑，暗想我正要你們如此，封住了你們和大家弟兄們的嘴，叫你們死而無怨，壽該等人那裏測得透陸俊用心奸險，都以爲陸俊說的是真正心話，一番好意，竟不爲商英那壽等五人所諒，大家很爲陸俊不平，又恐怕五人負氣前去，真個遭了文廷玉的毒手，不由七嘴八舌的，又勸阻了五人半天，說得舌敝唇焦，無奈五人剛愎自用，渾身執拗，越扶越醉的性子，不說還好些，越說越來勁兒，執意非尋廷玉拚個高低，與死的弟兄報仇不可，幾乎和勸他的人翻臉，衆人無法，只得由他，於是照寨中老例，備酒宴歡飲，給五人送行預祝成功，次日一早，五人結束停當，各帶上兵刃包裹銀兩，辭別衆人出寨，前往徐州府去向粉面閻王文廷玉尋歡，書至此誓告結束。至於商英余進等五人，去到徐州向文廷玉尋歡，和粉面閻王文廷玉與呂佩玉遊俠江湖事跡，均在「鴛鴦劍」中敘出。

最新出版武俠技擊小說

鄭證因最新傑作

荒山俠踪 全書十集，已出七集
每集定價四千五百元

霜天雁影 全書五集，已出三集
每集定價四千五百元

火中蓮 全書五集，已出一集
每集定價四千五百元

楓菱渡 全書二集，全部出版
每集定價四千五百元

太極手 全書兩集，
每集定價五千元

金鷹鬪飛龍 全書兩集，
每集定價五千元

鶴頂春回 在印刷中

鐵馬莊 已出五集，
每集定價四千五百元

朱貞木著

羅刹夫人 全書五集，全部出版
每集定價五千元

羅刹夫人續集 在印刷中

關王外傳 全書六集，
每集定價四千五百元

苗疆風雲 全書五集，已出四集
每集定價四千五百元

還珠樓著

獨手巧 已出十三集，
每集定價四千五百元

武俠名著

青風山 全書兩集定價九千元
印刷中

金刀會七義 (即三俠劍前部)

正華書店發行

說小擊技俠武

楓 菱 渡

有所權版

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

全書兩集 每集定價四千五百元

著 者 鄭 證 因

出 版 者 正 華 書 店

上海惠民路419弄90號

發 行 者 正 華 書 店

經 售 處

正氣書局	勵力出版社	廣藝書局	匯文書局	協和書店
利益書店	育才書局	建文書局	文立書局	民生書店

及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